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六月七日　·每份售壹萬元·

第二卷　第十五期　再版

專論

中共臨末為何拒絕和談　梁漱溟

張羣院長的曲解　樓邦彥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黃炳坤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王遵明

生活與文化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費孝通

科學叢談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觀察通信

湘江攔不住（長沙通信）　本刊讀者投寄

鄧錫侯真除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春風中的風波（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極目中原　本刊讀者投寄

週末閒欄

獄中生活簡記（三）　張東蓀

讀者投書

匪開和平運動

誰在擴大學潮？

大同學生被毆目擊實錄

中國缺乏「杜魯門」

一個小伍學生的自白

一熱性「與一關人」

長沙人民團體如兩後春筍

「N.O.」

觀察文摘

我們對學潮的意見　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等

觀察漫畫

展開和平運動

編者先生：在漫天烽火中，人民已經活不下去了。近月來的物價暴漲，大多數的人民都已陷于饑餓恐慌中。至於火線下的同胞，其痛苦更不堪言狀。內戰的慘酷，爲人人所共知，我們在此不必也不忍詳言。試看戰場上淋淋鮮血，堆堆白骨，不論屬於那一個陣營，可不都是我們同胞的骨肉！

我們知識份子不能因爲自己還能苟活一天，便忘記今天就要死去的千萬同胞；我們反對一切的戰爭，我們不能容忍自相殘殺的內戰。爲拯救人民於水火，我們不暇在每日死去千萬同胞的時候去參預黨派是非的爭論；我們當前的急務，是以全力要求兩黨立即停止屠殺自己的同胞。

我們都知道，過去國內和平的毀失，是由於美國調處的失敗及第三方面的瓦解。但有一個事實絕不容易忽略：即大多數的國民因缺乏適當的領導及組織，尚未能有效地表示他們的意見，所以才放縱兩黨大打下去。這個悲劇的擴大，我們無黨無派的知識份子，社會各界領袖及各中間黨派都不能辭其咎。是因爲我們的觀望、懦怯、自私、短見，才未能造成强大的中間勢力；是因爲沒有强大的中間勢力，才把和平放走了的。當此列强角逐世界之際，他們彼此間的衝突尙難以調和，我們實不能也不應過分信賴國際調處。時間已不容許等待，讓我們恢復民族自信，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

北大三敎授日前曾以參政員的地位呼籲重開和平之門。這是被壓抑已久的人民的呼聲，我們應該起來擴大人民的聲音，加强人民的力量，促成和平的實現：

一、擴大和平呼聲：人民要一致喊出自己的聲音，報紙上、雜誌上、壁報上、標語上、演講會中、遊行隊裏，人民的聲音打成一片：「我們要活，我們要和平，要你們立刻停戰！」

二、形成和運組織：各地各界人士，組成和平運動團體，以行動制止戰爭。

三、促成和平實現：我們要求：（1）重開和談之門。政府應即表示恢復和談決心，再由中間黨派及代表人民的社會賢達出面斡旋，務使和談之門重開。（2）立即停止戰爭。雙方立刻下令就地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據政協原則，解决一切問題。

我們堅信人民心中要說的話，便是必行的眞理；人民一致的要求，便是將來的事實。大家一齊爭取和平，和平必實現。人人從事和平運動，和平就到眼前。唯有和平才能挽救目前的浩劫；唯有和平才能追回勝利的成果；國內和平之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和戰是人民生死的關頭，國家興亡的關鍵；是榮辱的所由分，前途的轉捩點。痛感內戰的慘酷，邀想和平的佳境，更覺責任的重大：知識份子，全國各界，中間政黨，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拯救人民國家！

燕大宗教學院全體研究生
燕大研究院政治學部全體研究生
卅六年五月十八日　北平

誰在擴大學潮？

編者先生：此次政府頒布『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係因中大學生十五日請願時打破敎育部玻窗，妨害公務而定的。但打敎育部事，中大學生大多數均不贊成。自治會隨即査得打敎部玻窗學生爲一師範學院某某學生，因他破壞中大校譽，及團體秩序，要求學校開除。這個學生是靑年團國員。後來校中又發現署名「抗暴委員會」的傳單，有「打倒國民政府」及其他荒謬口號，亦經自治會立即撕光。又浙大學生自治會發現一個特務助敎，在其室內査出「打倒政府」之荒謬傳單及其他證據，希圖嫁禍學生。由此種種迹象看來，誰在擴大學潮，犧牲靑年，不是洞若觀火嗎？

呂辰輝　五月三十日　南京

大同學生被毆目擊實錄

編者先生：五月廿六日上午十時四十分左右，大同大學樓下過道裏，圍着一大堆人。我從學校辦公室裏出來，看見中間有二個人在那裏爭論，圍着的人，也嚷擾不休，聲音鬧成一片。後來，二個人爭執得很激烈，其中一個大有伸拳捋臂之勢。旁邊看的人，有些喊着打人，打人於是就此打了起來。一大半看熱鬧的學生，紛紛逃散。這羣爭執着的人，擁到校舍前面的草地上。忽然一聲警笛長鳴，一羣雄糾糾的打手，立刻拿出用報紙裹着的沉重的長條，紛紛找人痛打。頓時，校門外湧進大批憲警，如臨大敵，四處捉人。有一間中學部敎員吃飯間，是門鎖着的，警察推不開，就把門上玻璃打碎。率領警察捉人的是學生模樣的靑年，絕對沒有一個學校的負責人，或是職員校工之流。被打的沒有一個弄錯，個個都是學生自治會的職員、也是這一次主持學潮的主要份子。我看見這一批學生受傷的受傷，逃散的逃散。有一個瘦小的，手裏拿着無線電擴音器，逃上校門口平房的屋頂上。一個大漢跳上去，猛擊一下，他便像小雞　老鷹追逐般立刻跌了下來。亂哄哄一陣，憲兵不久退去，剩下來還有一大批警察，到處搜人。被警察搜查捕押出去的，差不多都是帶傷的。門口看的人很多。警察守門，還有雜着包打聽等等。起初不准閒人（包括學生和敎職員）出入，也不敢出入。後來，准出不准進。門房裏聚着一羣人，臉上冒着熱氣，有的穿軍裝，有的工人打扮，坐着談笑。

這樣情形，在我經驗裏目睹的，祗有二次。一次是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在上海南京路，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看到中國巡捕印度巡捕和外國巡捕向我們開鎗。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陰歷除夕晚上，我從朋友家吃了夜飯，乘十七路電車回到（下接廿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罄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十五期
三十六年六月七日

本期作者
梁漱溟：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黃炳坤：浙江大學教授
王遵明：清華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戴文葆：燕京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中共為何拒絕和談

梁漱溟

此次國民參政會，許多人呼籲和平。在大家談話中間，很容易談到內戰責任在誰。我以過去曾奔走雙方，當然比較外間一般人清楚些。但一半不想寫，一半亦真真無暇把它寫出。適有友人自香港來，出示五月十四日香港新生晚報一紙，載有重慶航訊一篇，有意歪曲了我某次的話。承友人問及，却迫得寫出幾句作答了。

先是張岳軍先生（羣）於二月初旬到成都，二月半過重慶，準備回京。在二月十八日那天，曾和我有一度晤談。他敘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從國外返抵南京，那已是國民大會開幕之第二天了。十七日他訪周恩來於梅園，談了許多話，他並沒有感到和談一定絕望。不過在國大開會才是不能進行底，只有期待於國大閉會後。在國大閉會後，當局決定恢復和談，內定他和張治中（或邵力子）去延安一行。却不料竟遭中共拒絕。他自已以至政府許多人都為之失望。他敘說到此，就接續說彼時京滬一帶，對於中共此一拒絕之分析。分析中共所以拒絕之故，不外三點。第一，是在軍事上，中共有他的如意算盤。算計着如何如何，定可制勝，於是便不想商談。第二，是在經濟上，眼見政府毫無辦法，想着可以拖垮政府，而不想談。第三，在外交上，期待三月十日莫斯科會議之到來。因為上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之如何解決是有根底。到那時形勢必大大有利於他。這三種想法合起來，就決定不要談，而悍然拒絕政府代表之去延安。

岳軍先生在說了這許多話之後，就問我：你看這分析對不對？我回答說，我不敢完全否認這種觀察；但我却認為有在此三點之外者。

我說我早就覺察到，中共方面是非打不可了。其「非打不可」之意念，實決於去年雙十節之次日（十月十一日），政府軍攻佔張家口之時。如我你所親見，六月一整月之和談，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事例甚多，不暇枚舉。七月初，蔣公召見周恩來，以蘇北等幾箇小問題交付陳誠邵力子王世杰，與中共周董等直接商談（馬歇爾不參加）。必要中共再讓步一些，方肯把六月所協議者簽字。那時中共却是堅持着不讓。堅持到七月十二日無結果。十四日蔣主席上廬山，蘇北就大打起來了。從七月半到九月底，兩箇月有半之期間內，從蘇北以至冀熱察遍處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區各大據點，幾乎全被政府軍取得。此時縱或不說是政府軍在實際上具有壓倒優勢，至少亦可說是政府軍在聲威上具有壓倒優勢了。乃末後政府竟還想要拿張家口，中共便不能再忍。所以九月廿九日周恩來從上海送備忘錄致馬歇爾轉政府。警告政府不得進攻張家口；進攻張家口，便是政府決心破裂，從此無可再談。他們這句話不是隨便說底，實具有決心。乃政府終於不管不顧而拿下張家口。並且於高興之餘，同時宣布了國大準期召集開會。——這是十月十二日的事。

形勢發展至此，實在已是絕裂了。我因為正在其間奔走，所以我看得出。但政府却不在意，而美國朋友竟亦昧

昧。（註：我是雙十節夜車自南京趕赴上海，十一日午前與第三方面全體會談，午後與周恩來會談，當夜又趕回南京。十二日天明到京下車，乃知局面已變。原與美大使約好回京見面者，至此即不往見之，以事無可為也。入夜美大使館來電話，强邀往談，我告以無可為，均不甚相信。）然而經過雷震、吳鐵城、邵力子兩次三番赴滬相邀，特別是留滬之第三方面同人之百般挽勸，周恩來畢竟還是於十月廿一日隨大衆來南京了。這可以說，他是再一次之忍耐。不料衆人應邀來京商談，而作主人底蔣主席却又出游。——蔣公於當日接見周恩來及第三方面同人後，即飛台灣去了。按照六月間的經驗，和談中大小問題，幾乎都非取決蔣主席不行。他偏於此時出游，使我們為和談來底朋友都感到失望，則周心裏之不耐，亦可推知。但他還是耐煩談下去。不料三四天後，政府軍又把安東拿下。安東是中共在東北重要據點，人所共知。拿他的張家口，他不肯談。好容易勸着他來談了，又拿他的安東；請問：政府這是何意？當十月廿五日夜間，我同黃任之先生等一些朋友，在梅園把安東消息告知周時，周面色立變，即不肯再作和談。然而畢竟又經我們許多人勸下來，繼續進行。——這可以說，他是再再一次之忍耐。

雖說還忍耐着談，他心裏早已是一團要絕裂底憤火。所以不久以後，終於談不下去。我於十一月初，便早早抽身而退，正是有見於此。轉過年來，一月間馬歇爾仍在等候作調人；國大會後，政府還期望共產黨就範；延安之行遭受拒絕，還在分析其故；那眞未免太遲鈍了。所以上面三點分析，假如不為全非，亦不是其根本理由所在。其根本理由，照我所領會底，就是不能在對方儼若有壓倒優勢下來言和。——除了對方之撕毀停戰協定，撕毀政協決議，是不能言和的理由而外，就是這箇。他們一定要國民黨認識了他們的力量不可侮，而後言和。那樣，國民黨方才重視此和平，愛惜此和平。不然底話，若不以力量作基礎，而寄和平於一紙契約，那是萬萬靠不住底。

在我夾敘夾議底，說了以上一些話後，張氏點頭承認其不錯。到二月尾，我偶去北碚歇馬場鄉村建設學院，學生邀我談時局，我就把我與張氏談話又說給他們聽。不意此香港晚報有意歪曲，以張氏口中分析三點，作為我的見解，並且加一箇譏題在上面，而把我自己的話不提，眞是豈有此理！

末後總結兩句：照我所了解底，去年七月間內戰是國民黨要打底；到去年年尾本年年初，却是共產黨要打底。而兩方面本意，都是只要作有限度底打。七月間國民黨之打，只要奪取某某幾據點和某幾鐵路線；並不想一直打到底。後來共產黨要打，亦只想打箇平手，覓取眞實和平。但儘管彼此均無意打到底，而事實上不可能適如其度而止。今天便是這種收不住罷底局面了。所有上面說話裏，只指出過去某一段事實如此，還沒有論斷兩方面誰是誰非底責任問題。要論斷，既須從頭至尾把事實弄清楚，更須有一番理論作根據。那就非幾箇月功夫寫數十萬言莫辦了。

張羣院長的曲解

樓邦彥

我想我尚未完全失去國家應該保障我的一種自由，來同行政最高當局討論一個純法律的問題。這是我寫這篇短文的本意。

最近全國各地學生對於教育制度與國內政治有所主張，由於政府當局的措施有些過分與欠妥之處，乃普遍引起大規模罷課，請願，遊行示威：：等舉動。五月十八日蔣主席為「整飭學風，維持法紀」發表了一篇談話諄誡青年學生，同日經國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臨時國務會議，通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即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行政院長張羣亦於次日發表了一篇談話，裏邊有一段話是牽涉到法律問題的，他說：「昨天政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辦法，乃為維持社會安寧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採取的措施，憲法第二十三條已有明文規定，在行憲後也是這樣辦，

並不能認爲是今天的權宜辦法，這種辦法在政府方面必須忠實執行，在人民方面，必須切實遵守。」

「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是國民政府委員會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通過的，張院長認爲這並不是今天的權宜辦法，就是在新「憲法」實施後，根據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也是這樣辦」。這是一個對於法律條文的解釋問題，我願意本愛護憲政前途的一片赤誠之心，來加以析述，並指出張院長的曲解。

政府業於四月十八日經改組而成立，根據國民政府文官處所發表的文告：「關於改組後政府之施政方針，亦經與各方詳加商討，並經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國民黨常會，分別通過，參加商討之社會賢達，亦表贊同，此項施政方針，將爲改組後國民政府所共同遵守。」在理論上，施政方針應該是目前的聯合政府施政所根據的最高原則，「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便是根據該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制定公布的，第十條的原文如下：

「嚴格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嚴禁非法之逮捕干涉，其因維持社會秩序避免緊急危難而必須予以限制者，其法律應由國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之。」

張院長認爲「在行憲後也是這樣辦」的根據，就是新「憲法」的第二十三條，其原文如下：

「以上各條（按即自第七條至第二十二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以上所列兩條，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其值得我們注意者有下面數點：

（一）兩者的主要用意都是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絕非予政府以耍手法的機會，來摧殘人民的自由權利。

（二）同時兩者又都承認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社會性，具體的說，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爲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而有必要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受限制，同樣的，根據新「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和增進公共利益而有必要時，人民的自由權利可以受到限制。凡此都是闡明人民自由權利的社會性，並明白列舉了得據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基本理由。

（三）但是爲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除掉在實質上必須根據上述的明白列舉的基本理由外，尙須滿足一定的形式上的條件：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其得能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祇限於國民政府委員會所通過的法律，根據新「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其得能限制人民的自由權利的，祇限於「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

有了這樣的瞭解，便不難作更進一步的分析。在新「憲法」實施以後，他所列舉的各種人民的自由權利將獲得「憲法」的保障，但是在理論上，任何自由權利自不能與國家所以要承認並保障自由權利的目的相違反，這就是說，自由權利並不是單純的主觀權利，而是具有客觀的社會性的，所以第二十三條便規定在爲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範圍以內，法律得加以限制。限制的理由祇限於爲「憲法」所明白列舉者，限制的手段也祇限於法律，所謂法律是「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當立法院通過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時，必須嚴格符合整個「憲法」尤其是第二十三條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下面數點是很明顯而又重要的：

（一）限制自由權利不能被解釋爲籠統地停止自由權利，因爲如能這樣做的話，那無異是承認法律得與「憲法」相牴觸，這當然非任何「憲法」所能允許。

（二）限制自由權利的手段既祇限於「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立法院自不能通過法律籠統地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來限制自由權利；凡是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必須法院直接能據以執行，刑法中必包含限制某幾種自由權利的條文，這就是關於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的最好例子。

（三）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必須明白規定一般的（而非特定的）具體情形或場合，而確有必要予自由權利以限制者。「必要」的標準雖不易定，但是在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中，總有一種辦法一種制度，來最後確定何者爲必要，何者爲不必要；限制自由權利的法律是一般性質的，自不能與緊急命令相混，後者祇是應付臨時發生的重大事故的。

我們既認爲新「憲法」第二十三條與施政方針第十條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以上所提出的三點當然也應該適用於後者。今試對於「維持社會秩序

臨時辦法」來加以分析，研究其是否合乎上面的標準：

第一，「臨時辦法」係國民政府委員會所通過的法律，用以限制自由權利；根據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在形式上自無瑕疵之可言。

第二，「臨事辦法」第一二兩條規定人民團體或學校學生的請願辦法，其要點不外乎一方面「不得越級請願」，另一方面請願時，至多僅能派代表十人，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這顯然是對於人民請願權（訓政時期約法第十條）的限制，這裏我願意提出三個問題：（一）請願的意義是甚麼？（二）請願有無越級的可能？（三）請願祇限於至多派代表十人陳述意見，是否為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所必要？前兩個問題，我想稍有政治與法律常識的人都應該可以回答；至於第三個問題，即使對於請願的意義不加追究，我也覺得限制至多祇能派代表十人陳述意見，決非為維持社會秩序和避免緊急危難所必要，這簡直是當局的庸人自擾。

第三，「臨時辦法」第三四兩條規定各學校學生和各地人民團體如有罷課，罷業，罷工，遊行示威，或其他擾亂公安情事，各該管行政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這是明白禁止罷課，罷業，罷工，遊行示威等行為。根據「臨時辦法」所附的有關法律條文，罷市，罷工，怠工，或煽惑罷市罷工怠工，皆為「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所禁止，但是抗戰勝利已經兩年，所有非常時期的法令理應早被廢止，「臨時辦法」當然再不能引用非常時期的法令來約束人民的行為。至於說罷課，罷業，罷工，和遊行示威，因「臨時辦法」的公布而成為違法行為，我認為這與施政方針第十條的基本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新「憲法」的含義或許更為明確，根據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凡「憲法」所未列舉的自由權利，其「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那麼罷課，罷業，罷工，和遊行示威，自應在被保障之列，立法院雖得根據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以法律限制他們，但不能籠統地停止他們。像「臨時辦法」第三四兩條的做法，在行憲以後，立法院是千萬不能這樣辦的。

第四，「臨時辦法」第五條規定，如有不遵守前四條的規定，「致妨害公共秩序，阻礙交通，妨礙公務，毀損公私財物，或傷害他人身體者，當地政府應採取緊急處置，作有效之制止，其觸犯刑法者，並送由司法機關辦理。」雖然授權「緊急處置」或有商酌的餘地，大體上說，這一條似乎沒有很大的問題。

× × × ×

從以上的分析，我的結論是：「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在法律上確已超乎施政方針第十條之規定的範圍，張院長認為「憲法第二十三條已有明文規定，在行憲後也是這樣辦」，這也當然是他的曲解。

姑不提政治的理由，即使僅就法律的理由來說，政府應該考慮立即廢止「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否則，由於張院長對於新「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曲解，在行憲以後，個人自由將盡失去「憲法」的保障，憲政的前途也一定會很黯澹了！

卅六年五月廿五日北平。

社會運動的口號問題

黃炳坤

社會運動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改良運動是緩性的，勸告的、請願的、局部的；革命運動是急進的，武力的，強迫的，全國性的。改良運動之是否有效，端賴被勸告者和被請願者之是否開明，有眼光，肯接受所請。如不肯接受所請，則改良運動可演變為革命運動，而革命之能否成功，又須視當權者已腐敗到了什麼程度，以及革命者之組織能力如何而定。組織能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是革命的口號。口號之構成，頗費斟酌的。得體的話，可以吸引旁觀者、猶豫者和有正義感的人的同情和援助，可以收名正言順之功；反之，口號不切實，每每受着非議和分化，不但使社會運動失却效力，反蒙受暴動作亂之名。現在為着這個口號問題，特從歷史上幾個大革命中，舉例以說明之。

近代西洋方面最大的革命，莫如美國獨立革命，法國革命和蘇聯革命。這幾個革命，不但是全國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美國獨立革命，是由反背排雜稅，反專制，反無理干涉而起的，故在獨立宣言中，提出「生命，自由，幸福之追求」一個口號。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是要由專制者手中爭取自由，由封建地主及貴族手中爭取平等，以及爲當時的猶太人及天主教徒着想，提倡博愛之道。蘇聯因爲參加歐戰，屢戰屢敗，弄到民不聊生，故革命黨人揭櫫「和平，田地，麵包」之主張。其所以提出「田地」一點，是因蘇聯到一九一七年爲止，全國的土地還在少數人的手上，一般人還是農奴，故他們爲求生存，都希望有一塊土地，以爲生息之本。

由上幾個例，可知革命口號的權威，一方面是針對時弊而發的，另一方面是表示人類一般的要求和理想。在文字上，要簡潔明瞭，望而生義，是不費解的。更値得注意者，是這些口號，不是破壞的，不是消極的，不是暫時的，不是偏頗的；反之，這些口號是富於建設性的，是積極的，是久遠的，是大公無私的，而且是很崇高的，可以成爲人類不斷追求的理想。即就我國的「五四運動」而論，它雖不能純視爲一種革命運動，然它能夠成功，能夠發生作用，它所提出口號，也有關係，「科學與民主」，何等簡潔明瞭，何等崇高遠大，都合乎上面所論的幾點條件。

中國今日的學生運動，也可說是一種社會運動，明知是由政治不清明而起的。學生上一次排斥美兵駐華的時候，却把排美和反憲法放在一起，口號複雜，不能把社會一般人的注意力集中。自從「吃光運動」以來，參加運動的學生，雖未必有政治目的，然而他們所提出的口號，却未能眞的針對時弊。如果口號的條件，是有如上面所說，那麼，已經提用的口號，却嫌複雜不清，過於偏頗，未能代表一般人的需求與理想。雖然北平學生，提出「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比較上有點不同，可是準上所說，還覺得有消極和破壞性之嫌。如果要使這次社會運動要有積極和建設的效能，那麼，那些已用過的口號或要求，極有重新商量之必要。

當然的，有無改換之必要，要看學生們有無將學潮變質之意以爲斷。這當然又須觀政府當局處理學潮之辦法是否高明，以及能否革除貪汚，促進和平，改善民生，以爲轉移。前者還只是治標的，後者才是治本的。美法俄革命之所以爆發，就是因爲原來的當權者，不是不願接納改良，就是視改良方案爲虛誕；又不但不採納時賢高見，反要向他們加以壓迫而起的。這種鐵的史實，凡是讀過西洋史的人，都很明白，都可供吾人參考。

生鐵焦煤·不可運日

黃遵明

勝利已經兩年了，國內干戈擾攘，衣食艱難，向東看，以往五十年中的大敵日本，非惟保全了田園廬舍，且又孕育着利爪銳牙。我們不能忘記，五十年來，日本對我國的榨取、剝削、傷害、宰割，造成了國內今日經濟恐慌的局面，並加強了戰鬥慘酷的情況。雖說大家對於安定問題，和生產問題，還不能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但是誰能說我們可以漠視日本重新長成爪牙呢？更有誰能說我們可以幫助日本重新長成爪牙呢？

然而，在事實上，我們在協助日本重新長成爪牙，這是很可悲痛的。

當年日本侵略力量的支柱之一，是日本的鋼鐵工業。近代工業，聯繫嚴密。日本沒有大規模的鋼鐵工業，便沒有大規模的其他工業，便不能有當年侵略的力量。近兩月來，大公報等載，去年運給日本礦石二萬噸，煉焦用煙煤若干萬噸。五月十四日中央社電訊，鞍山積存的生鐵，已有八千噸運日，仍將續運二萬七千噸。我國生產的焦煤，五月份亦已輸日，此外尚有鹽豆等項數十萬噸，也運到了日本。關於鹽豆各項輸給日本的害處，幸而已有別人論列，也不是筆者能力所及。現在僅就日本鋼鐵工業而言，它四次跳躍式的發展，相當於對我國四次的侵略：第一次吞併了台灣和遼東半島，第二次提出了二十一條件，第三次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第四次自盧溝橋開始了全面侵略。

自然給予日本的，只是足夠發展和平工業的資源。依人口及面積爲準則，日本藏煤，可稱寬裕。但適於煉焦用煙煤却極有限。日本所藏鐵礦也不多，單靠日本本土的鐵礦和煉焦用煙煤，日本鋼鐵工業的規模，祇可

維持在較小的境界。這是世界冶金人士所共知的。雖者於三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曾根據日本鐵礦或日本煉焦用煙煤推算，該境界約近每年製鐵二十萬噸。何以日本製鐵業能一度發展至二十二倍此數呢？當然由於吸取別國的原料，其中從我國吸取的，分量最佔重要，年月也最悠長。

民國前三十年，日本明治中葉，德川幕府所餘官辦釜石製鐵所，和民間田中長兵衞的幾座小鼓風爐，時作時輟，每年產量，幾千噸而已。那時（民國前二十二年）我國張之洞經營湖北大冶，招用英德技師，開發唐宋聞名的礦區，設立製鐵廠，規模浩大。可惜政治腐敗，反映在工業上的是張之洞用人不當，引起官商勾結，六年之間，虧蝕五百餘萬兩。反映在國際上的是中日之戰，我國大敗，淪陷了台灣和遼東半島。稍後（民國前十六年）日本投資四百萬元，創立八幡製鐵所，正苦於沒有鐵礦。恰巧我國有盛宣懷，本參預大冶礦務，此時受清庭委任，經營大冶事業，向日本借款，將鐵砂運往日本，數年共達二十萬噸，幾乎成為八幡製鐵所唯一的鐵砂來源。於是八幡製鐵所使日本生鐵產量一躍而到每年三萬噸，不數年，又提昇到每年八萬噸。這八幡製鐵所，其後成為日本製鐵會社的中堅，四十五年來，八幡製鐵所常出產日本鋼鐵的半數。

盛宣懷等以大冶鐵礦，向日本押款；逐年累積，為數號稱五千餘萬元。大冶本身製鐵事業，反日漸凋零，以至停頓。大冶礦區成了八幡製鐵所的附庸。起初，報効八幡的鐵砂，是每年數萬噸，到了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的前夕，便已高到每年約三十萬噸了，也等於日本本土各鐵礦產量的總數。

件同八幡發展而來的，分開來說，是日本各種工業的蓬勃生長，合併來說，是日本國力的旺盛充沛。當歐戰方張，日本似可舉足輕重，對我國提出了二十一條件，對世界儼然變成了第三強國。日本由我國吸取的鐵砂，已不限於大冶一處。關內集中於長江南岸的大冶當塗，山東的金嶺鎮，察哈爾的宣化龍關。東北集中於鞍山，廟兒溝，弓張嶺，開原。幫助日本吸取察哈爾鐵礦的有陸宗輿。他充任駐日公使，「欣然同意」了二十一條件，以自己名義，開採龍煙鐵礦，輸給日本。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那年日本本土出產鐵砂二十萬八千噸，日本輸入中國關內各省鐵砂五十九萬三千噸，中國東北各省出產鐵砂九十二萬四千噸。九一八事變前後各五年，三項比例，大致如此。可知在九一八事變日本槍炮裏的鐵質，來自中國鐵礦的，反在來自日本鐵礦的七倍以上。

一個侵略力量的發展慾望，永無止境。日本鋼鐵工業吸收的原料愈多，規模愈大；規模愈大，對於鐵質原料慾望愈高。鐵質有三個來源：鐵砂，生鐵，廢鋼鐵。鐵砂一項，中國之外，日本從朝鮮，菲律賓、馬來、大量運入。生鐵一項，日本從東北（特別是鞍山）、朝鮮、印度搬取。廢鐵一項，日本則倚仗美國。等到這些鐵質飛回中國人、菲律賓人、馬來人、印度人、美國人身上，所需的代價，却不是一磅黃金，而是千百磅血肉。供給日本鐵質來源的各國，中國供給期最久，距離（除朝鮮外）最近，分量最重要。不獨鐵礦，製鐵業必需的燃料焦煤，日本也仰賴中國。日本煤層，生成年代較晚，粘結性小，灰分不低，除小部分（如九州之高島及鹿町出產者）之外，不宜煉。若要勉强用來煉焦，也須參入二成到四成的優良煙煤。所以日本製鐵各廠，十之八九的煙煤中，在煉成之先，都參用了我國的煙煤。若干年來，日本每年輸進我國優良煙煤一百萬至二百萬噸，足夠配合日產煙煤，煉成五百至七百萬噸焦煤，用來製鐵四百餘萬噸。

我國的鐵礦和煙煤，培植日本龐大的鋼鐵工業，餵養了日本凶猛的侵略爪牙。如果我國不再培植，不再餵養，是否日本的鋼鐵工業，將收斂到自足自給的境界，日本的侵略爪牙，要萎縮到不足為害的地步呢？試觀去年一月至六月，日本製鐵，只十五萬餘噸，比之五年前的全年四百五十三萬噸，已經收斂九成以上。今年四月八幡製鋼僅一萬四千噸，比之民國三十二年製鋼四百萬噸，已經萎縮得只餘百分之四。美國計劃保留日本鋼鐵工業超過這自然境界，為的是一旦有事，希望東方戰場所需鋼鐵的一部份，可以取諸日本，較取諸美國，要便宜些。我們針對這企圖，應使美國不能由日本得着較賤的鋼鐵材料。大家知道，鋼鐵的製造手續繁重，所費價低微。當今百物飛漲，一噸生鐵，售價僅三十美元，一噸鋼料，售價僅六十美元。計算鋼鐵成本，原料如鐵砂，如煙煤，極佔分量。鐵砂和煙煤的價格，絕大部份，決定於運費。例如民國二十五年，釜石製鐵所每噸生鐵使用鐵砂二噸。倘用釜石附近礦山所出，這二噸鐵砂需美金二元五角。用馬來礦山所出，就需美金八元。民國二十五年，生鐵市價，每噸美金二十元，每噸成本相差美金一元或二元，即可決定這煉鐵廠之能否繼續開工，何況相差五元五角？鑑往知來，日本運礦船隻，往返東北港口，因為距離最近，每年可行三十六次。長江港口，只二十四次。至於菲律賓港口，便只有十二次。馬來港口漸遠，一年可行八次。澳洲港口更遠，每年不過五次。日本投降時，它的商船，已十去八九，尚剩一百萬噸。我們不給日本優良煙煤或焦煤，日本不得不遠道求煤於美國、加拿大或印度，拉長十倍的時間。我們不給日本鐵砂或生鐵，朝鮮產鐵區，由俄國掌握，更不會給日本，日本不得不使用較大的遠洋船隻，前去菲律賓和馬來，拉長三四倍的時間，縱使菲律賓和馬來，不得不賣，日本今日也沒有這些餘閒的較大

的船隻前往搬運了。美國人的工業經濟，計及分釐，只要我們不賣鐵砂和煙煤給日本，美國人曉得維持日本鋼鐵工業的過量規模是太不合算了，不如在美國製造。美國自己的鋼鐵工業，集中於本國東部，也因為感覺在本國西部發展不合算，何況遠隔重洋的日本呢？過分發展的日本鋼鐵工業，只能憑政治方法來取得原料，就只有掠奪中國的資源，才能維持相當的規模。假若有人說：鐵砂和煙煤的運日，可以換得機器與零件。試問那一點工業上的利益，夠償將來國防上危險的萬分之一？機器從英美瑞典瑞士購買不是一樣嗎？況且上述諸國出產的機器，遠優於日本的貨色。至於勝利後接收來的區區工業，其中日本製造的機器，也該當心使用，零件偶有損壞，不是可以修理嗎？真正國內不能修理，別國不能裝配的零件，為數極少，無從作大批原料運日的藉口。我國工業稍稍遲滯，為害微小，而加速日本工業的武裝，則後患無窮。回顧以前盛宣懷陸宗輿的過失，我們該如何地觸目驚心，謹慎提防！

說者或指出今日中國的地位，不同宿昔。前幾十年，中國是戰敗國，如今中國是戰勝國，或可權操自我，不妨培植日本重工業。要知正因今日稍有自主之權，更當加重覺醒和責任。況勝負無常，有法國第一次大戰後或第二次大戰後的先例在。前者警戒我們，後者鼓勵我們。第一次大戰後，法國也知道收回大鐵礦區亞爾薩斯和羅蘭，但人民狃於戰勝，礦商看重金銀，又將鐵砂賣給德國，恢復了德國鋼鐵工業的規模。二十年後，激戰三星期，即遭亡國之痛。幸而友軍解放法國，於是法國聰明了，佔領了德國的一個工業區薩爾，且建議分裂德國工業重心魯爾。我們不必學民主國家美俄英法瓜分德國的作風，但也不可跌入第一次大戰後法國愚蠢的悲慘的覆轍。我們只要保持我們自己的物產，鐵砂和生鐵，煙煤和焦煤，便可萎縮掉日本的爪牙。更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可以獲得較長久的時間，建造富裕強盛的中國。中國的心腹之患，不是遠隔萬里的各國，而是近在千里的日本。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於遠東，不問誰勝誰敗，日本將要比較的抬頭，那時中國若還不富強，憑什麼抵制日本的要求？歷史告訴我們：未曾有強盛的日本，能容中國相安數月；卻有富強的中國，能容日本相容千餘年。

五月二十九日　於清華園

有條件的父母之愛

——美國人性格之三

費孝通

我們的星期日好像是特別為了社交所留下的日子。本來，我們腦子裏一想到節日，必然是賓客滿堂，沒有半刻清閒的場面。肉食是這樣稀有和難得的社會裏，靠了祭祖的名目，有這麼一頓餕餘可以大嚼，無怪他們得發物利用地作為社會資本，大大的請請客人，熱鬧熱鬧了。星期日提去了宗教內容自然不可能是個安息日，進入傳統體系成了個十足的節日。一清早就有朋友們來找你了，太太們得忙個整天，為了招待那羣不速之客，小孩們高興得亂跳，星期一小學校裏的請假率也就特別高。

中國學生出了國，沒有不每逢星期倍思親的。我們熱鬧慣的節日，在人家卻冷冰冰的使人難受。這倒並不是英美的朋友們熱心宗教，星期日全上了禮拜堂；冷冰冰的原因是他們大家縮在家裏。家，這是個我們中國人所不太容易瞭解的偶像。它是個富於神聖性的生活堡壘，四周圍着一道和社會隔離的牆。誰也不准胡亂闖入的。中國那道圍着家的牆似乎祇是為女人築的，被稱為「外子」的男人們好像不太感覺到這道牆的限制。在西洋，男人們也像我們的女人，他們是馴服的想家很。家的外面是利害競爭之場，辛苦奮鬥了六天，第七天得在家安息了。這一天照例是留着享受堡壘之內的溫情，外人得自己識相不要去亂闖。

家庭的獨立性和神聖性本是西洋社會所共有的特色。在美國，這特色卻特別出色。我在以前兩篇關於美國人性格的分析中已說到過：他們是社會旅程上的旅客，大家在向個陌生的地方走。在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小社區裏的人，在自己生活堡壘四周住着的都是些深知來歷，面目熟悉的老鄉，這個堡壘也不能或無需門禁森嚴。但是在美國，除了第一代初到的移民還不能不依靠鄉親者之外，為了要爭取體面，必然得離開那些「小西西里」「中國城」，和老鄉們隔離。「家」在這種舉目無親的世界裏才成為唯一溫暖的孤島了。

美國的家並不等於我們的家。我們的家裏可以有祖父祖母，伯伯，叔叔，一大堆，即使關起門來作個堡壘，這個堡壘也可以和大觀園一般，自

成一個世界。美國的家卻祇有一對夫婦和沒有成年的孩子們——這不但是個標準，而且也是統計上的常數。孩子大了，成了人，照例是要離開父母的，沒有女孩子願意嫁一個和他母親一起住的丈夫。結果使每個生活堡壘小到不能再小，（不成家的孤魂不是沒有，但究竟不是正常的）。這狹小的生活堡壘也限制了孩子們的社會聯繫。在一個美國的孩子，父母是生活一切的倚賴者。我常覺得西洋對上帝、對愛人的感情多少是專一的，這專一性的訓練場所就是在親子間的關係裏。我們中國人在孩提的早年，就接觸着許多親密程度不太相差的人物，廣被的聯繫沖淡了專一的依戀，這感情的方式表現在宗教上是和尚道士在一個行列裏合作出現，表現在男女間的是多元的發展。

這小小的生活堡壘在時間裏也缺乏推陳出新的聯續性，很有一點像用種子來繁殖的植物。每一個新堡壘並不在舊堡壘裏長成了雛形，然後脫離本枝而獨立的。一個青年人想結婚就得先準備自築香巢。他自己的家是另起鑪灶的，和父母的家，在歷史過程中是隔斷的。這顯然，又和我們不同了。我們是老小相接，雖則不一定老小和氣，像蛇脫殼一般，一代一代這樣結成了沒有清楚起迄的一線，所謂一脈相傳，像條流水。

我們說美國是個沒有歷史的國家，並不是說他們三百年歷史太短，而是指每一個人在生活緊要關頭，並不去乞援於歷史的。每個人都在向前看。我在以前兩篇文章中說過：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過去總是個累贅。一點都不錯，一個說着洋涇濱英文的父親顯然是個不足取法的失敗者，而且失敗的原因就在他不肯或不能和他過去的歷史斷絕關聯。殷鑑不遠，歷史祇是消極性的警戒。

於是，很自然，一個力求比上一代更美國化的美國青年組織了家庭，不會回頭向他們父母去請教做父母是應該怎麼做法的了。每個人自己去創造自己的方式麼？那自然不可能，而且也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目的是强爺娘，勝祖宗，比他們更美國化。可是美國化的標準在什麼地方呢？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瞭解爲什麼「婦女和家庭」雜誌的銷路還這樣好，爲什麼「生活」會人手一册了。這些，有一點像我們傳統社會中的朱子家訓和黃曆之類。是生活的指導。這些雜誌裏重要的地方顯然不是論文，而是廣告。廣告裏暗示着「美國化」的標準。有一次一張香煙廣告裏的美女所帶的帽子，因爲照相時，時裝店的職員偶然少加了一個花邊；這廣告一登出來，帽子店裏忙着折花邊，因爲顧客們認爲「美國化」的標準不該有花邊的。

在雜誌廣告中，在電影上，大家在尋求「美國化」的標準，竭力地要設法做像這些標準，可是這種生活指導究竟有限，於是他們不能不很敏感的注意着隔壁鄰舍，茶會裏遇着的客人，甚至路上的行人，電影院裏的觀衆了。

誰也不敢後人，因爲大家怕別人看見自己「不夠美國化」。父母應該怎麼做法的答案也別無更可靠的字典可查。他們關心着別家孩子怎樣，自己孩子也就不能不這樣；自己孩子不如別人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不同），也就是說自己沒有做像個父母。在孩子的行爲上，他們可以測量出自己美國化的程度來。美國的父母並沒有具體的孩子將來應當成爲怎麼樣一個人的標準。他們對此是沒有自信的。自己不應像父母，孩子也自然不應當像自己。要教育出一個不像自己的孩子是件很難着手的事。他們的辦法是絕不能讓自己孩子落在其他孩子的後面。如果別的孩子都會跳，自己的孩子決不能不跳，而且要跳得比別的孩子更高。「我們怎麼知道他長成了這世界上會變得怎麼樣，但是他總得爭在前面，不管怎麼變，他總在前面。」

在一個像我們這種社會裏，我們希望孩子像自己，和客人們謙虛時，稱自己兒子作「不肖」，心理正在用自己的標準去獎勵和譴責孩子。孩子如果真的不肖，我們心裏固然不高興，但是至多說「子不教，父的過」，可是絕不會因孩子的不肖，而自己都變成不肖起來的。這是使我們和美國人不同的地方。他們對孩子比我們認真得多，如果自己孩子落在別人孩子後面，不但是孩子沒有出息，而且也表示了自己不夠做像美國化的父母的程度，這是多丟臉的事！

在以自己的標準來教育孩子的社會裏，孩子們養成了一方面是服從，循規蹈矩，尊重權力，另一方面是逃避，欺騙，假冒爲善的性格。這些在我們社會裏是很熟悉的。以不落在別的孩子之後的相對標準去訓練孩子的，造下了競爭、好勝的性格。做美國的孩子除了勝過自己同伴，得到好分數，出風頭，有人向你拍手之外，不容易獲得父母的喜歡的。

生活在狹小的堡壘裏，感情上專一地聯繫於父母的孩子們，除了父母，向什麼人去求得感情的滿足呢？而父母的愛卻是有條件的，不在堡壘之外奪得錦標回來，父母的臉上纔有笑容。美國的孩子們從小就明白，父母不會單因爲你是他們的孩子就會愛你的。父母之愛不是孩子的權利，而是一種勝利品，要你爭取，爭取的地方不在家裏，而在堡壘之外，你的同伴之間。

他們並不是爲了競爭而競爭，爲了出風頭而出風頭。在他們從小養成的意識裏，這樣深深的長着根，天下沒有可以不必爭而得到的收穫，一切幸福，甚至父母的愛，都是有條件的。勝過別人才是自己的安全。

這樣的社會造成了這樣的性格。

光度常常變化的星

戴文賽

在天氣清朗的夜裏，我們常會抬頭看星，欣賞那一簇一簇掛在天空上面的小燈籠。假使有小弟弟小妹妹在近旁，我們會指出些熟識的星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那是北斗，那是北極星，那是牛郎和織女，那是北落師門，那最亮的是太白金星。假使弟弟妹妹們對天象，對自然界一切現象都很有興趣的話，我們會繼續說下去：看那金星，和過去一點一點的那個木星，它們看起來和別的星一樣地都是一點一點的光，實際上它們和別的星有很大的差別。金木水火土這些星叫做『行星』，別的星都叫『恒星』。從這兩個名詞就可以知道行星老在行，老在衆星之間運行，這個月在金牛座，下個月可能跑到雙子座去；恒星則不動，老是保持彼此間相對的位置，除了因為地球自轉的緣故，所有的恒星好像都繞逆着北天極、南天極那條直線每天轉一週。還有，恒星是自已發光的，行星則都是反射太陽的光，自己不發光。行星離開我們有時候遠一點，有時候近一點，近的時候看起來便亮一點。金星和水星的軌道都在地球軌道之內，所以都和月亮一樣地有盈虧的現象，眼睛看不出來，得用望遠鏡才看得出來。用肉眼看金星總是看見一點光，只不過有時候亮一點有時候不那麼亮。用望遠鏡則可以看出金星亮一點的時候是半月或者新月的形狀；不很亮的時候才是圓形的，不過圓形的直徑比新月形的直徑小得多。

假使小弟弟小妹妹很利害，想像力很豐富的話，一定再問我們恒星的光度全是固定的嗎？恒星的距離老是不變嗎？星座的形狀會改變嗎？這些問題比較難回答。一般人不會注意到恒星的光度也有常在改變的。看起來牛郎織女總是那麼亮，北極星總是那麼亮。亮度如果不變，距離似乎也沒有改變的可能。星座的形狀好像也是不變的，二十年前的獵戶座（參宿）是那麼樣，今晚上還是那麼樣。

小孩子天真的問題常會使我們得到刺激來檢討檢討我們對自然界的智識，對一切事物的智識。答不出問題的時候才了悟我們所知道的還太少，而且所知道的可能已經過時了，早被新的學說推翻了。科學進步得那麼快，我們如不想落伍，便須常常求取新的科學常識，來和時代並駕齊驅。

恒星的光度全不變嗎？不，有些恒星的光度老在變。我們最熟識的北極星便是一個例子，它的光度變化不多，所以一般人沒有覺察出來。北極星的光度變化是有周期性的，周期等於三·九六八天。周期非常準確，好像一個時鐘。光度最大的時候比最小的時候大差不多一成。

恒星的『恒』字是和行星的『行』字相對而言。實際上天上的星沒有一個真是『恒』的，每一個恒星都在行，行多行少而已。恒星離開我們都比行星遠得很多，最近的恒星(在半人馬座，距離四光年多)，比最遠的行星（冥王星，肉眼看不見）還遠七千倍。所以恒星的運動不容易從亮度變化和星座形狀的變化覺察出來。地球每年繞太陽走一圈，因此一切恒星的距離也每年增減一次。增減的總數就等於地球軌道的直徑，這個數目只等於恒星距離的一個微小部分。恒星和太陽的距離也老在變化，離太陽而去或向太陽而來的運動叫做『視線運動』。大多數恒星的視線速度每秒在十公里和三十公里之間，不過也有大到三百公里以上的。這些速度比地上任何種炮彈的速度都大得多。假使一個星的距離等於十光年，視線速度等於每秒三十公里（離太陽而去），那麼這個星和太陽的距離每年就增加三十乘六十乘六十乘二十四乘三百六十五，或九萬四千六百萬公里。十光年等於九十四萬六千一百萬萬公里。所以這個星每年只增加它的距離的十萬分之一。亮度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所以每年因距離的增加而減小的亮度小得沒法子覺察出來。

恒星每年向左右的移動（切線運動）如用公里數目說出來，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不過一和恒星本身的距離比起來，又成為小的數目了。如以角度說出來，恒星在天空上向左右移動最多的，也不過每年十秒的角度。肉眼看得見的幾千個星平均起來每年只移動十分之一秒。所以在幾十年幾百年之內，看不出星座的形狀有甚麼變化；得幾千年幾萬年之後才看得出變化來。

有些星，肉眼看只是一點光，用望遠鏡和分光鏡看，就可以看出它不只是一個星，而是兩個星，三個星，或者好多個星聚在一起。兩個星在一起的叫做雙星，好比一對孿生的兄弟。雙星都不停地互相繞轉。假使轉動的軸線和視線垂直或者幾乎垂直，每周期便有兩次離開我們遠一點的星被近一點的星遮掩起來，而生出所謂交食的現象，和日月食同樣的道理。交食雙星也被當做變星的一種。不過這種星自身的光度並不增減。

普通講到變星都是指那些本身光度常在變化的恒星。在『認識我們的太陽』那一篇裏，作者已經說過今日科學家都認為太陽和一切恒星的能力都是從原子能來的。太陽的光度看不出有甚麼增減，所以太陽不是變星。假使恒星的構造幾乎相同，那麼為甚麼有些星的光度很固定，有些星的光度常在變化？若不是產生能力的方法不同，就是星球內部的物理情形有不同的地方。現在大家都注意到原子能的問題，所以我們在認識太陽之外，也需要來認識認識變星。

已經列表的變星已經超過一萬五千個。世界上以天文為職業的人並不多，而天上的星那麼多；所以好些變星都是業餘天文家發現的。用肉眼觀測或者用小型的望遠鏡觀測，都可能發現新的變星。美國有一個『變星觀測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Variable Star Observers），入會的人很踴躍。蘇聯也設一個中央變星局，專司觀測變星的事情，把天空分做一百七十六區，由觀測者分組負責觀測。英國、法國、德國、我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天文學會裏頭都設變星組或變星委員會。德國天文學會從一

九一一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本新的變星表和曆書。

變星光度變化的周期有的長有的短，有些很有規則，有些完全沒有規則。一般講起來，周期越長的，光度變化得越多。光度一變化，許多物理性質也跟着變化。

很有規則的短周期變星名叫『造父變星』（Cepheid Variables），因為它的典型星是仙王座δ星，這個星我國古人叫它做『造父一』，所以才叫『造父變星』。總數近一千。周期從幾小時到幾十天，也有到一百天的。周期越長，表面溫度越低。光度變化常不超過一成。這些星都是比我們的太陽大得多亮得多的星。典型星的質量等於太陽質量的十倍半，體積等於太陽的四萬倍，光度平均等於太陽的四百五十倍。大多數的造父變星的光度從最小變到最大所需要的時間只等於從最大降到最小所需要的時間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這種星多半亮得快，恢復最小的光度則慢一點。光譜的變化好像告訴我們這種星老在輪流地膨脹和收縮，好比田蛙的肚子。星體的『脈動』（Pulsation）也許就是星光增減的原因。假使再問下去，為甚麼星體會脈動，那天文家就回答不出來了。這種現象一定和星球內部產生能力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上面提過的北極星就是一個造父變星。

造父變星還有一個重要的性質，就是周期越長光度越大。周期等於一天的，光度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一百倍；周期　天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一千倍；周期一百天的，光度等於太陽的一萬倍以上。這裏所講的光度是指實在的光度，不是我們地上人類所看到的亮度。天文家常常利用造父變星來算出星雲和星團的距離。先在一個星雲或星團裏找造父變星，找到了之後便定出它的光度變化周期，從周期可以算出光度，從光度和平均亮度就可以算出它的距離，它的距離也就是星雲的距離了。

有規則的長期變星的典型是鯨魚座○星。一五九六年就有人發現它是變星了；因為它的光度變得很利害，最大比最小大一千五百倍，用不着望遠鏡也可以看出它是變星。不過得常常注意它，因為它的周期有三百多天，而且不固定。周期可能長到三百七十天，也可能短到三百二十天，平均是三百三十二天。它的體積非常大，等於太陽的兩千五百萬倍。密度却非常小，只有太陽的一百四十萬分之一。表面溫度比太陽低得多。光譜的變化非常複雜，比造父變星複雜得多。像它這種樣子的長期變星有兩千多個。

還有一種星光度變化得更利害，光度可能在幾天之內增加十幾萬倍。這種星叫做『新星』（Nova）。世界上最早的新星紀錄是在我國古書裏找到的。我國古代的人叫它做『客星』或『景星』。『竹書紀年』提到黃帝二十年（可能是公曆紀元前二六七九年）在牧夫座出現的景星，帝堯四十二年和七十年在翼宿（天爵座和長蛇座）出現的兩個景星，和帝舜元年在房宿（天蠍座）出現的景星。漢書天文志提到漢光武元年在房宿出現的客星，這個新星在歐洲也有紀錄。中史天文志提到六個客星，年代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曆一○七年）到宋理宗紹定三年（公曆一二三○年）。公曆一五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仙后座出現一個很亮的新星，中午都看得見它。三個月之後光度才降到和牛郎織女一樣，再過一年肉眼還看得見它。那時候到現在，被紀錄下來的新星已經有一百多個了。有的非常亮，有的得用望遠鏡才看得見。

新星的光度上升得非常快，降落得很慢。發亮之前常是肉眼看不見的；」發亮就亮到和北斗七星差不多一樣亮，所以才得到『新星』這個名字，實際上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新星最亮的時候，平均的光度等於太陽光度的兩萬五千倍，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才回到本來的光度。光度變化的期間內，光譜溫度等等也跟着劇烈地變化。發亮前後以極高的速度射出物質，速度比太陽表面局部射出物質（日珥）還高許多，由每秒幾百公里到每秒兩千多公里（每小時七百萬公里以上）。被射出的物質大多數散逸了，或不再發光了；有些則成為繼續發光的星雲。現在金牛座裏頭的『蟹形星雲』可能就是中史天文志所載宋仁宗至和元年（公曆一○五四年）出現的那個新星的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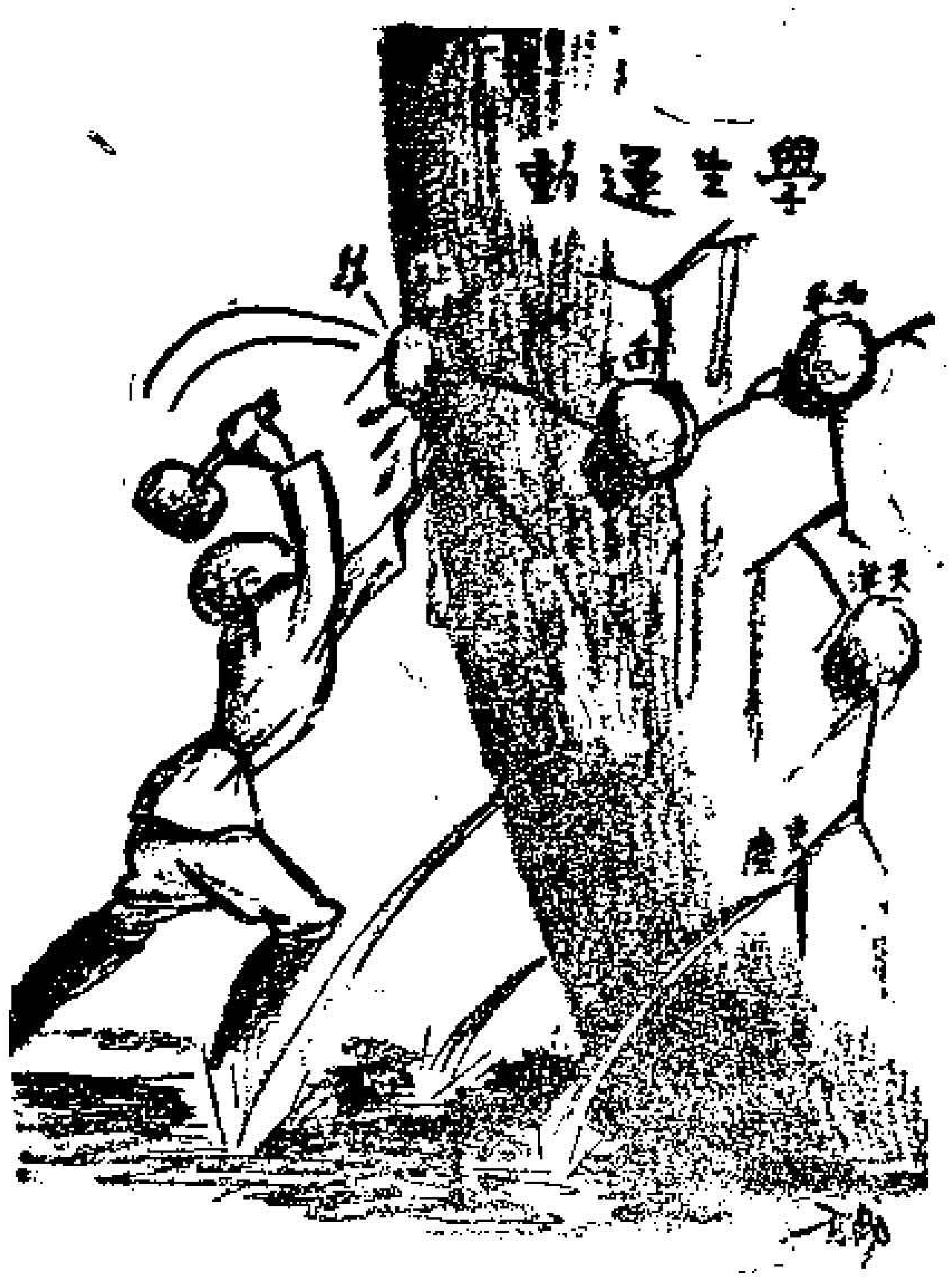
新星發亮的原因天文家還不能夠很清楚很確定地說出來，只曉得和內部產生原子能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太陽上面局部的爆發已經比地上的火山利害得多了。新星的爆發比太陽的局部爆發又利害很多，比地上原子彈的爆炸最少劇烈幾百萬倍。是不是每個恆星都得經過新星的階段？我們的太陽經過了沒有？這兩個問題也還沒有答案。太陽如變成新星，整個地球和太陽系裏全部的行星衛星慧星等等都會於頃刻間消滅的。

還有一種星爆發得比新星還要劇烈，發亮到更亮。光度竟達到太陽的一萬萬倍，射出物質的速度達到每秒五千公里。這一種星的光譜和普通的新星不同，所以自成一類，叫做『超新星』，意思就是超級的新星，好像空中炮彈之後還來個超級空中炮彈。有些物理學家認為超新星可能是宇宙射線的來源。宇宙線是波長最短能力最大的電磁波。

光度變化沒有規則的星還有好些種。有些（如金牛座RV星）周期相當固定，都在七十天左右；不過光度減小不很有規則。每周期光度減小兩次；減小多一點的那一次很有規則，每回都減那麼多；減小少一點的那一次則亂來一點，常是一回減多一點，一回減少一點。交食變星也是每周期光度減小兩次；不過在別方面這種變星和交食變星完全不同，所以一定不是交食變星。還有二十個左右的星（如北冕座R星）光度偶然減小一下，減小比恢復快。兩次減小相隔的時間從一年到五年，每次的光度不景氣，快的只延續一個月，變化慢的可能延續到兩年。變化少的，光度減到本來的六分之一，變化多的減到本來光度的六百分之一。平均減到本來光度的二百五十分之一。又有幾十個星（如天鵝SS座星）、光度偶然地會增加幾十倍一下，周期從二十天到一百五十天，平均差不多五十天。這種星可能是一種小型的新星。有幾個星則眞可以叫做『再發新星』（如蛇夫座RS星，仙女座Z星）。它們在幾十年來已經爆發兩次或三次了，每次爆發却沒有普通的新星那麼利害。還有些星（如天鵝座P星）好像繼續不斷地在爆發，繼續不斷地在射出物質。有人叫這種星做『慢新星』。

有幾個變星（如半人馬座SX星）同時有兩個周期，長的從兩年到三年，短的從十六天到五十天。每個小周期裏光度作小量的增減，每個小周期的平均光度又在一個大周期裏作大量的增減。一個大波的每一部分都是些小波。還有四百多表面溫度很高的星的光譜和正常的同溫度的星不一樣，光度（下接二十頁）

法外之法



補漏

何必等到這一天！

觀察通信版

湘江攔不住—反內戰遊行在長沙

高第槃

（長沙通訊）湖南大學全體同學爲反對更改校名，自五月廿日起罷課一星期，並於該日全體大會通過，決定舉行反內戰大遊行。兩日來校內壁報標語四處滿貼，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大會負責人連夜展開工作，印宣言，寫壁報，製漫畫，並派人與市區各學校聯絡，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爲着防止久已聞名之特務及搗亂份子乘機活動起見，大會糾察組卽日通告全體同學兩點：一、本校同學無通行證者，不得離開校區，如違，拘送主席團辦理。二、無論是否本校同學，有故意搗亂者拘送憲警辦理。

社論荒謬　火上加油

遊行前日，長沙中央日報社論，以「湖大罷課事件」標題謂：「近日學潮雖曾瀰漫各地，現確已成尾聲，漸趨平靖。中大、復大、金大，均有一部份學生請求復課。乃在各地學潮漸近尾聲的今日，忽聞湖南大學學生亦已罷課，且定於明日遊行；湖大爲本省最高學府，這一不幸消息，實值得我們注意：……。湖大此次醞釀罷課，原爲反對更改校名，此種名義的動機純潔，我們自應同情。……至於反對內戰，當發動簽名之初，旣未提出，則係以後加入可知，在學生大會羣情激昂之時，未始無人從中鼓動，以達其擴大學潮之目的。……」在今日這樣醜惡動盪的社會中，在這種一切善良的人身受到無比的磨難的今日，在這白日之下鬼魅橫行的現社會中；有心人誰不悲傷？誰不切齒？誰不希望內戰立卽停止？而該報竟發表如此之言論，全體同學莫不痛恨。

羣情憤慨　勸阻無效

湖大校長胡庶華氏，對反內戰遊行事，曾圖予以勸阻，後經同學多方解釋與不斷的請求，見大勢所趨，無法挽回，始允不干涉，並參加遊行，維持秩序。繼忽又風聞謠言云同學要打中央日報，因恐同學一致感情衝動，不顧一切，萬一鬧出亂子來，責任太大，雖經主席團極力保證，但仍不准許，遂晚發出佈告，大意謂：「本人對此次遊行，勸阻無方，業已呈請引咎辭職……希全體同學懸崖勒馬，停止遊行，如萬一不聽勸阻，則此次遊行，其責任由主席團自負，本人概不負責」云云。

爲了人民　堅持到底

廿一日省垣各界招待席上，長沙黨政軍警各當局，力勸停止遊行，卽日復課，尊重政府法令，免亂社會治安。學生代表以此次遊行受命全體同學，完全激於愛國熱情，保證決無其他行動，遊行時之秩序，同學自願全體負責，並希市區憲警協同維護。事旣決定，決不中止。對省黨部某委員所詢關於反內戰遊行之目標則答稱：「一、純粹站在人民的立場不反對任何黨派，誰要打內戰，我們就反對誰；我們不讓內戰消滅我們，我們要消滅內戰。二、反對內戰是代表老百姓說話，老百姓同情我們，我們也以老百姓的同情爲光榮，故我們堅持此項運動到底。

封鎖渡口　搶渡湘江

廿二日清晨，忽聞渡口船隻全部被扣於下游十餘里處，交通業已斷絕。同學憤怒之餘，一面集合大隊，一面派糾察組覓舟渡江。終在上游數里處找到渡船一隻。又有某同學游泳入河中，跳登往來的船上，請他們幫忙送過江去，船戶們爲同學言辭所動，均答應代爲運送（後來每戶每次均付工資伍仟元）先由標語壁報宣傳各組同學先渡，他們上岸，爲奉令封鎖該處之軍警發現，阻止登陸，經宣傳組同學婉言解釋，始允前進，一路展開工作而去。接着第二船同學四十多個到達，在東岸發現空划子十多隻，立刻搶上去划過河來運送大隊，不到兩小時，已全部東渡。胡校長也在此時趕來，首先說「我不是來參加你們遊行，是怕你們亂門。」同學高呼：「請校長先生領隊。」

和平之聲　開始怒吼

休息片刻之後，整隊入城，開始遊行。大隊由主席團及女同學領先，三人一排，各執三角小旗，上書「反內戰」三字，並肩而行；隊前高舉「國立湖南大學反內戰大遊行」橫旗。行列中執大型漫畫多幅，最爲市民注意及易於瞭解的，是那幅「人民的痛苦」，上面畫着兩隻巨手，緊緊地交叉扼住一個瘦骨稜稜的人，兩隻手上分別寫着「國」「共」二字。沿途雖尙有三五成羣的憲警，常加阻止，但以人多勢大，終能通過。經過省立一中門口時，門上站有警察多人，不見一個學生出來，始知市區中學已被封鎖。但不久之後，附近的兩中學「明憲」和「妙中」各派代表越過封鎖綫，加入遊行行列中。歡迎的掌聲，配合着「歡迎中學代表參加遊行」的口號，交響成一片。湖大怒吼了！湖南的學生怒吼了！

女同學　奮勇當先

正午的大隊抵達南門口。早有大批「搖籃」的徒手憲警，密密排成六層，阻住去路。主席團立卽上前交涉，周旋甚久，隊伍仍不能進。後隊同學早已忍不住，高

喊「衝過去！」「女同學退下來！」一部份同學則向兩旁擁擠着的市民羣衆作街頭講演。有些人跑去向攔阻的軍警道：「想想看，你自已吃飽了飯沒有？」復經胡校長解釋，略謂「本人參加遊行，卽在維持秩序，負責保證不致發生事端，以及一切其他任何越軌行動，我以中央委員（掏出名片）的資格，上對蔣主席負責，下對全長沙市民負責：：：」主席團警告太靠近行列的警察道：「不要太擠進來了，要是衝進女同學的隊伍，我們就要不客氣了。」隨着後面又起了一陣喊聲，一位女同學一馬當先，衝了過去，後面的大隊立卽跟上前來。警察見事不妙，纔向兩旁讓開。

宣言口號 振奮人心

大隊由南門口，黃興路：：：向前進行。街道上，汽車上到處貼着標語和漫畫，「民瘦炮肥」「內戰造成饑餓，內戰造成死亡」「反對內戰反對饑餓」「官僚的錢人民的血」：：：並合唱「反內戰進行曲」「我們反對內戰」「你這個壞東西」等曲。上兩千的人，齊聲高呼，口號響徹雲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立卽停止內戰，迅速恢復和談！」「保障人民權利，履行四項諾言！」「減輕人民負担，反對逼迫人民充砲灰！」「打倒官僚資本，肅清貪官污吏！」：：：宣言到處散發市民羣中，不管是農人，工人，商人，公務員，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個個爭着搶宣言，有的咬着牙，瞪着眼讀宣言，有的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有的找着貼壁報的同學，請他們解釋宣言上的每一個字，識字的爭着高聲唸給那些不識字的聽。忽然隊伍中一位同學領頭高呼「反對抽壯丁！」「反對派軍糧！」「打倒貪官污吏！」「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老百姓要吃飯！」「老百姓要活命！」同學們跟着高呼。這樣一來，連黃包車夫，擦皮鞋的小孩都懂了。而且他們也高聲說：「眞的，只有不打內戰才好呀！」「是呀，一升米就要一千多元！」「票子又出到一萬的了！」他們被激動，隨聲附和着，長沙的人民覺悟了，湖南人起來了！

遊行插曲

大隊經過東長路中央日報時，情緒突然緊張，該報員工早已逃避一空，大門緊閉，行列中齊唱「你這個壞東西」，高喊「打倒擁護內戰的中央日報！」「中央日報是貪官污吏的走狗！」並告訴兩旁市民，中央日報歪曲事實言論荒謬擁護內戰，以後不可再看。有些人聽仰不住，幾乎行動。胡校長偕同糾察組多人，站在門口極力阻止。胡校長指着胸脯高叫「你們要打中央日報，先打我好了！」

情緒熱烈 忘了疲倦

大隊穿過中山東路，經北正街入湘春路休息，每人各吃冷饅頭兩個，每個人精神都很愉快和興奮，每一個年青人的莊嚴緊張的臉孔上都掛上了一層源源的會心的微笑。就是一路來老是皺着眉苦着臉一大把半白鬍子的胡校長，也破顏而笑了。

省府門前

約半小時後，復整隊遊行，由興漢門入城經水風井達省府門前，情緒突又趨熱烈起來，口號喊得更響亮了。在「反對軍人干政」「打倒貪官污吏」「增加公教人員待遇」的呼聲中，職員紛紛跑了出來。附近兩所中學的學生，也湧出街頭，擠在人堆中呼應着大隊的喊聲。某青年軍退伍同學，向羣衆痛陳內戰的罪惡，官吏的貪污，人民的痛苦。末又提出問題，問「內戰應不應該立卽停止？」「貪官污吏應不應該打倒？」掌聲雷動中，市民報以最熱烈的呼聲，答案「肯定」他的問題。

大雨衝不散 青年的熱情

大隊回校途中，在八角亭時落下一陣大雨。口號依然未絕，陣容絲毫未亂，女同學們甚至連滴在臉上的大雨點，也不曾揩一下。沿途行人較前稍減，乃一面前進，一面向兩旁商店中演講。雨仍繼續未停，市民大爲感動。走到河邊，經義碼頭西渡。同學們都忘記了疲倦，船到江心猶高呼「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停止內戰，恢復和談！」：：：：

必然的，這次的遊行，會收到極大的效果，將死的人心，無疑的已大爲振奮。中國人民的高度的忍耐力，已到了極限，他們會馬上起來，發動他們的偉大的潛伏已久的力量，這不是任何反動勢力抗拒得了的，這次的遊行，正是給他們喊了出來。必然的，這次的遊行，將以最響亮的呼聲，交響着全國各地的大遊行，衝破整個中國窒人的死寂的空氣。

附記

記者撰此文時，適南京五二〇慘案噩耗傳來；舉校震動。湖大同學，除通電全國各校表示慰問及響應外，並堅決要發動號召全長沙全湖南各學校，起來爲和平而奮鬥。這裏有二千多個熱血澎湃着的青年人，只有一條心，在原則上有着同一的根據，在行動上有着同一的目標：不到內戰停止，誓不復課。

（五月廿三日寄）

正誤一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十二期『首都各大學紀念「五四」記」文中所記我於五月二日在中大歷史學社講詞，大致正確扼要。但「張之洞提出這一口號時，郭松燾就已經指出它的錯誤」「郭松燾」爲「郭嵩燾」之誤。又「我在六經中未發現「眞理」二字。」亦易引起誤解。應作「我在六經中未發現西洋人所謂「眞理」的「眞」字。」關於此點，可參閱北平現代知識第一期拙著「論學術道德」及南京學識第一期拙著「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請將此函刊出爲幸！

吳世昌

五月廿二日

南京

正誤二

編輯先生：讀二卷十三期「觀察」，其中張東蓀先生的「獄中生活簡記」有云：「民國二十九年（西曆一九四○）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對美宣戰的日子」，恐係誤記。日本對英、美宣戰的日子實係三十年（西曆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東蓀先生此文，異日將爲信史，故敢爲指出如上。

一讀者

五月廿九日

南京

鄧錫侯眞除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自從去年秋天，張羣害政治病去美國診治，他把四川省主席的兼職交與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兼代之日起，四川就在暗傳鄧氏有眞除可能；直至張氏返國，滯留京門之際，此項暗傳就表面化起來。在成都，在南京，都有不少的人把牠當作話題；又有不少的人爲此事費盡心機。經八個月的波折，本月十四日總宣告實現，倘經鄧氏在京掙扎了十天，方如願以償，實可稱爲難產主席。

鄧氏經歷

鄧氏四川營山人，大兵出身，相貌似猴，所以有「水晶猴子」的稚號，也曾作過吳佩孚的部屬，爲四川軍人中，參加國民革命最早者。昔年四川大內戰時期，他是一個最不出色的軍長，他指揮不動他的師旅長，軍令只及於軍司令部以內，在所謂「安川」「勘亂」之戰中，他全靠劉湘的支柱，方免毀滅。抗戰初期，他作了劉湘的部屬，在山西河北河南一帶作戰；一度誤入日軍陣地，被日軍誤認爲自己的長官，等到發覺錯誤時，他已逃脫。劉湘死後，四川軍人瓜分渠所遺職位，屬復興社的王纘緒分去省主席，鄧氏與潘文華分得綏署正副主任，唐式遵分得劉氏直系軍隊之統帥權，孫震分得北戰場川軍之全部，稍後王陵基李其相由南北分出一部軍隊自立門戶。

鄧氏處事平庸，對中央恭順，在劉氏諸將相繼倒塌之際，平安在位幾達十年，今又出掌省政。在三十二年以前，鄧氏在政治上無地位，亦無所屬，三十二年以後（實際時日，無法探知），與劉文輝同歸政學系陣營。在他歸政之前，他的一些部屬如余中英吳景伯等皆棄他而投入張羣懷抱（大約鄧劉之加入，或爲彼等促成）；據云二人加入之時，曾各繳入會費二千萬元（現値當在五十億元以上）。自彼等加入政學系後，一切皆由張羣爲他們撐腰。此次鄧氏之出任省主席，自然也是張羣的努力。

復興威脅

鄧氏眞除事，在三四月份內醞釀最烈，動盪最甚，到他去京時達最高頂點。等他赴京行程決定時，白崇禧召見四川軍人中毫無所屬的唐式遵（現居武漢行營副主任閒職），陳誠也召見王纘緒，此完全爲「軍團」新組合的對政學系的把戲之一例；於是川中謠傳，王氏重掌川政，唐氏代鄧主綏靖。此中有一微妙關係請讀者要注意，王氏當年之出長川政，爲彼加入復興社及經由其姨太太之父與軍統聯繫之結果；其後大受潘文華所領導之劉湘舊幕僚反對，於是王氏下台；但下台時是請假，省政先後由蔣主席及張羣兼理，王氏原職並未解除。

打了折扣

鄧氏抵京，經多方折衝，多次掙扎搏鬥，方告勝利。但勝利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第一，鄧氏原意在保有綏署及省府，此點未作到，因綏署決定短期裁撤；現未撤者，爲川中治安問題。綏署壽命，目前端視鄧氏善於處理與否而爲定奪，若鄧氏擬使綏署稍稍存在一時期，則只有兩途可循：一是延長成都五五米潮事件後施行之臨時戒嚴，藉示政治首要部會之不安定；其二是發動全川股匪大清剿，因四川匪徒根本非二三年所能肅清者。鄧氏之不願綏署裁撤或放手與人，乃是必然的，其原因在：鄧氏握兵柄三十年來，所有舊部皆容納在內，一旦裁撤放棄，則此輩立卽失業，鄧氏又無從爲彼輩另謀枝棲。同時省府又不能容納更多的私人，還是鄧氏勝利的第二折扣。在一般人同鄧氏的部屬，甚至他本人都認爲，若眞除實現，至少有過半數的省府委員及全數廳處長皆換爲自己的私人，那知道隨同難產的只是一個無實職的省委牛錫光。

政院十三日會議決的四川省委的增加與調動，充分表現了官僚政治的復活。新人物是余中英牛錫光劉泗英任覺五，舊人調動的是鄧漢祥任祕書長，吳景伯繼任財廳，去職的是李肇甫劉明揚。新任及調任的（調任是由次要職位調較重要職位），在熟識其平日行政作爲者看來，彼等全是官僚化的人物。現在逐一介紹于後：

鄧漢祥

他是貴州人，自然可以推知其靠山是何應欽，在何氏統軍政的時候，他作了劉湘主政時的川省府祕書長，當時劉氏注意力着重在軍事，故省政實際是由鄧氏全權處理，儼然亦主席也。西安事變後，何氏遂失當局信任，鄧氏乃傾向地方軍人以自固；劉湘逝世之日，便決定了鄧氏「休養」六七年的命運。二年前，不知他奮緣得何方拔擢，並以四川金融界人士把財政廳這一塊不肥的缺看上眼，所以他出長了此廳。及至今日因李伯中的來去，他纔得以重登舊座。彼昔年在四川時，曾與辦一所縣政人員訓練所，歷時三年，歷屆學員，今多作了縣長及省府高級職員，在鄧氏主財廳時，更大批出理稅務財務，聞佔各方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現今青年黨中的重要黨員，如青成烈劉東岩陳翰青等大部爲鄧氏門生，出身於四川縣訓所者。鄧氏爲人剛愎，行事顢頇，對家人專制，儀容不修，時帶睡帽辦公與參加任何正式集會。只是尙有幹才。據傳他已是政系二流人物。

吳景伯

吳氏原爲四川金

融界人物，在四川省財政困難萬分，中央不得不在一度壓抑之下而起用四川金融界人士出掌省財政並任省委，在此等人物相繼輪流上台期中，吳與胡子昂同入省府。胡後以被卸除建設廳職務，吳氏以加入政學系關係留在省委任上。但閒置多年後，方並理禁煙事，惟四川因毗連康滇黔青等武裝種售區域，四川地域遼闊，又是地方勢力全盤之區，所以禁煙並無絲毫成績。這次升任廳長，方算出了頭。

任覺五

此公爲青年團份子，現任重慶教育局長。故其支持者爲「軍團」組合，定是由重慶市長張篤倫向鄧氏推薦，而在陳誠召見王纘緒的威脅下，作成此交易者。「軍團」份子現在四川省府者除任氏而外，原先加入者爲復興社之黃仲翔（社會處長）與王元輝（保安處長），今則三元會矣。任氏年事已「長」，語言多不清晰，聽其講演，每令人昏昏欲睡。記者在二十四年至三十年中曾三次聆其宏論，每感一次不如一次。此次彼之出任廳長，各方皆覺突然。

余中英

寫得一手漂亮小楷，能畫兩三桿墨竹，對刊刻印章却有一番工夫。他是先受知於尹仲錫，尹爲川中五老七賢之一，歷年主持慈惠堂救濟機構；余氏爲堂中一小管理員，因辦事努力，涓滴歸公；尹老深恐大才埋沒，乃向當時駐汎成都的三軍長推薦，結果爲當時最倒霉的鄧錫侯所錄用。從此余氏就在鄧氏卵翼之下步步高陞，直升到成都市長的高位。在成都市長任內，正值民選自治人員及民選議員的舉辦，成都市銀行的成立，成都新建設計劃之付諸實施，並且他又在成都電影院戲園內設立一種「統一募捐」稅，自然他的作爲與在慈惠堂大異其趣。在天怒人怨中，他偏偏與當時的警局方超局長合作，用武力解決市中學潮，因受害者多爲四川軍人財主子弟，所以他是被攻擊下台了。下台之後，因爲一年前他背鄧歸入劉氏藩籬，而爲鄧所不滿，一時未能改就他職，後來他替鄧氏把歸政手續辦好，才出任防空司令。張羣代理重慶行轅主任，他乃改就行轅副參謀長。

牛錫光

他以有很多的太太及錢財出名，曾任軍職當旅長師長，抗戰開始時，他辭去軍務。鄧氏繼劉湘綏署遺職，他也分得公路局。因爲公路局發生一次至今未水落石出的事情，就是數十輛新卡車及六百萬元的汽油（當時共爲五十加侖大桶者六百桶）不知去向，於是他被「累」丟了官，但亦時入綏署，後來作到綏署參謀長。牛氏善攝生，六十多歲了，看來只像三十許人。據說他常以魚肝油泡飯吃。

劉泗英

在青年黨要求參加地方政府的時候，正是四川省府改組聲中，於是成都中興（中央）日報載稱，青年黨要半數廳長半數委員。於是與國民黨團有關的報紙乃對青年黨大肆攻擊，最露骨者爲綏署主特務辦的××新聞，天天向中青開砲，惟此報每日只銷五百份，故未引人注意，接着有「護國同志會」者，先後在與青年團有聯繫的新新新聞發表文字，對青年黨大加譏罵，可是他們的主要理由不合潮流，他們認爲國民黨用血汗爭得的江山，豈容他人分攤；把中國當作私產，除青年黨報紙還擊外，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在改組宣布之前，一般謠傳青年黨二名省委兼廳長，計爲劉泗英（民廳）魏時珍（教廳）二人，但今日所見則只劉氏一人，且爲空頭省委，所有要求，幾等白費。劉氏前曾爲四川各軍人作客卿，故其行政作爲不得而知，所可知者只是他在四川省銀行作常務董事時，對中下級職員喜擺官架子而已。

其他廳長

其他的廳長一仍舊貫，即民廳陳開泗（CC）建廳何北衡（政學系）保安王元輝，社會黃仲翔（均復興社）。此外省委雖多，皆爲空頭，論其所屬，除三分之一爲政學系外，他皆雜牌，只一人爲劉湘舊部，即劉兆藜也。此次改組，政學系佔全勝，主席對主席抵消，去了李璧甫，來了余中英，並補上吳景伯的實缺。CC失勢，劉明揚教廳下台；自四川實際服從中央以後，教廳一直爲CC把握，只有一次換了未就任的後來當了大奸的周佛海。「軍團」增加一員大將，代了CC。

去職的李劉

通常政府大吏之黜退，大都由於貪污失職等事，其去也只有令人高興而不爲人所同情，現今四川省府李秘書長劉廳長之去，則同情者大有人在。其故在於二人才幹高超 居官廉潔。

張羣代理省政時期，李伯申以秘書長代行折，亦劉湘時代之鄧漢祥也，但彼與主任秘書省委孟廣澎不睦，孟氏亦張氏心腹，兩兩相爭，彼此俱傷。李又爲政學系元老，當年同楊永泰及王逆揖唐等創政學系時，張羣尚未享盛名。彼以爲張羣去職，至少他可以眞除，今換半途出家的鄧錫侯，自然不滿。遂借胃病加劇爲名而去。

劉明揚爲四川大學教授及參政員而登上寶座的，此人爲人雖陰沉，但對公事却一絲不苟，對公教人員甚愛護，尤其對所屬公立學校教員能設想周到。去年爲財廳以政經作違法經營，致中小教員半年不能領得經費，於是他公開揭露眞相，一時輿論大譁；財廳鄧漢祥弄得手忙足亂，一面二億四億的支，一面大大招待各方，爲自已推卸責任。但劉氏就此種下去職之果。昨天，成都公私立中學校長召開緊急會議，打算發動全川中小學挽留劉氏。此不過黨團鬥爭之一種形式，因爲任氏上台，或不出半年，所有中學校長，皆曾易長也。

（五月十五日寄）

歡迎定閱

足下如果滿意本刊。請即逕向本社定閱。一次至少先付三萬。當按售價八折優待

• 郵費在內照扣

• 款罄通知續定

春風中的風波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瀋陽通信）春到瀋陽了。一月以來，正是瀋陽的黃金時代。桃花杏花開過了，丁香花現在也將近萎謝。綠柳搖拂，芳草如茵；人們經受了一冬的荒漠，越發感覺得春日的可愛。瀋陽的春，較之江南，或更是醉人而多情的。中山公園（敵人修建的千代田公園的改稱）南湖公園（敵人修建的長沼湖公園的改稱）萬泉公園（俗名小河沿，國人所建）都逐漸的轉為熱鬧的景象，照像的，賣啤酒汽水的，都開始活動了。特別是北陵道上，遊人如織，肩踵相摩，宛如濟南會的一般。——被寒威一直壓擊着的人們，總算舒了一口氣了。

但是人事並沒有配合着天氣而有所改變，內戰的威脅，政治的混亂，物價的高漲，教育的破產：人民幾乎是在恐怖中討生活的。煩悶焦憂掛在每個人的臉上，好像都在問：『長夜漫漫何時旦？』

教育界的浮沉

教育是十足的破產現象。在這個有一百萬以上人口的都市中只有十幾所小學。學生要分上下午輪流上課，並自帶小板凳。瀋陽的房子雖多，但多半被破壞了，直到現在，還有人明火執杖去拆房子。一般原有的學校或其他教育機關房舍，多半為軍隊或其他機關所佔據。學校幸而接收到房子的，也是破爛不堪。沒有錢的自然談不到裝修房舍，也談不到增添設備或請好教員。省市立的中學不足十所，也是擁擠不堪，其糟糕的情形，略同小學。徵兵開始，壯丁向學校逃避，於是私立中學應運而生，內容都是不堪聞問的。大學裏面：東北中正大學在初創階段，人事簡單，師資大致不錯；因係杜聿明任董事長，經費尚不拮据，所以還能維持較好的秩序。瀋陽醫學院和東北大學便顯得十分紊亂。瀋陽醫學院據說學生可以主持一切，他們可以請教授，或辭職員。教授中三分之二尚為留用的日人，教書時尚多用日語。東北大學在三台時糾紛就不少，現在加入素質複雜的大批偽滿學生，在『賢明』的臧啓芳校長領導下，更是隨時以學潮鬧了（現在總算是部准臧氏休假半年，校務由工院長劉景意代理）。大家感覺奇妙的是教育部：東大學生反臧啓芳可說是由來已久，教部一直沒有准予更動；另外，此地一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校長王天民，卻在三月末無故的被免職了，王天民的被免職引動了該校一場波瀾。敏感的學生們認為此中或有陰謀，堅持挽留王氏，致電教部請求。教部令行轅調解，現在總算是問題已告解決，新任校長郝御風氏已到校多日了。和此相對立的是省立師專的學生，在三月廿一日發動驅逐孫祖繩校長的運動，他們列隊到教育廳和行轅請願，標語貼遍了街衢，校內佈置週密，並把全部學生名單事先送警備司令部備案，以示無他。學生說孫校長校政腐敗，私行劣惡，包庇兵役等等；孫校長則稱此次風潮乃為教育界某有力者幕後操縱之故，又說學生思想有問題。教廳長卞宗孟只好先撤換了孫氏，暫行自兼校長。直到本月七日，才由在北平『養病』的徐箴主席電令聘趙石萍為師專校長。該校的學潮至此乃告一段落。在學潮進行中還有兩個插曲：一個是學生會主席賈濤的失蹤，至今還是個謎；一個是學生已在地方法院起訴，告孫校長包庇兵役。那是因為孫校長的一個三輪車夫，由他填發一個學生證的原故。

馬占山抵瀋

馬占山將軍在四月十八日午後六時二十分回到瀋陽了；這給瀋陽市民一部分激動，他們給以至熱烈的歡迎。在專車未到站之前的數小時，車站四圍已經擠得水洩不通，為數約達三萬人之多。各機關法團的代表有五十五單位。馬氏出站以後，被人羣包圍，寸步難行。馬氏在人民的心中的估價，從此可以窺見一二。但是馬氏是否能如人民所期，造福東北呢？這要看事實的推演了。我們試一推究人民擁戴馬氏的心理，大概可有以下三端。第一是馬氏嫩江橋首揭抗日大纛的歷史，為人民所感念。第二是人民對現狀的不滿。目下東北人民對杜聿明的治軍成績尚無何不良批評，對熊式輝的政績則不無微詞。這與政治機構的龐雜，政治的混亂而無效率有關；與外省人把持大權，本地人無權無勢的現象也有關。第三是渴望有一個東北籍的領導人物；不管成不成，夠不夠，他們姑且在馬氏的身上寄託了一部分的希望。但不管怎樣，瀋市民衆如此熱烈的歡迎馬氏，照可視為對於政府一種無形的抗議。二十一日，在市府廣場舉行民衆歡迎馬氏的大會，又到有六萬多人。現在馬氏本人和一部東北人士的意見：很願意給馬氏機會，使他到黑龍江收攬舊部，再顯身手。但以現下諸種情勢看起來，這種希望是渺茫的。進一步說：馬氏果能重握實權，是否即眞能有所建樹，我們也不能不懷疑。倒是民心的趨向是應該善予注意的。東北民間對馬氏不惜寄予大的期望，現在又因莫德惠的探視張學良而懷有某種幻想了！東北缺乏一個中心人物，這是很可惜的。

瀋陽市的易長

但東北人民是擁護家鄉人麽？徐箴現在就正被瀋陽市民激烈的攻擊着。這主要是由於市長更迭的糾紛，而徐氏的跋扈作風也與有關係。瀋陽改院轄市醞釀已久，終於在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通過確立了。這裏對於新市長的人選一直是猜測甚多：馬超俊、蔣經國、臧啓芳、馮庸、賀耀組、金鎮……均列數內；但由董文琦繼長的呼聲也甚高，而且行轅表示極端支持，董氏自己也躍躍欲試。按董氏之來，是張嘉璈的介紹，將主席的面約，原不是為做普通市長而來的，而瀋陽現在的編制也不是普

極目中原

益成

一、打下去

在徐州，開封和鄭州，很多較大的街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槍斃士兵的皇皇佈告。那些佈告的結尾處，都用紅筆劃上「逃」或「戒」字，正和某些槍斃戰犯或盜匪的佈告一樣。然而在當地的報紙上面，每天照例是有幾則關於搗毀戲院，槍斃行人，謊劫銀樓和擄去妓女的新聞。

在鄭州豫豐紗廠舊址，愛國青年訓導總隊里面，關着兩千左右被俘的共軍；如果你有心仔細地調查一下，他們原來也都曾是國軍，大部份都是河南和山東兩省的保安團隊。他們在這里除了怨尤伙食太壞之外，也多嘻嘻哈哈，他們說：『只要有飯吃』。他們之中，有很多曾在這里三進三出；這些『不辨忠奸順逆』的人們的哲學，是『吃飯第一』；每到火綫上面他們就高舉兩條手臂。

在新鄉，濮陽，東明，考城，扶溝，西華，鹿邑，太康和很多縣份的鄉，鎮里，我曾見到很多鄉，鎮公所都是備有兩份糧草清册，一份記的是國軍的賬，另一份記的是共軍的賬，很多鄉，鎮長也都是『兩面做事』。

上述那些縣城大都有五道城：除了原來的城垣之外，最近加修了木城，壕溝，鐵蒺藜和陷阱。在城里住着一種人，在城外住着另一種人。城門上面常常寫着『不得與通匪家庭通婚』，或者『通匪者殺無赦』等警句。然而城里城外的兩種人，却並非絕對老死不相往還，在城里住厭了的人們，往往在夜里用繩索把自己吊下城去，城外的人們則往往把紙鳶放到城里去；想來五道城壕眞是太多餘的事。

二、黃泛區

『黃河爲界』的局面之下，豫，冀，魯三省境內沿着黃河南岸大堤盡是骨筋水泥所築成的碉堡，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長亭短亭的風趣。聽說水利部想在孟津以上備一個大水閘以便根治黃禍，却因爲工程費用太大，已經取銷這樣的計劃。但是如果在長達一千九百三十多公里的碉堡綫上面任取一百公里，把那些用爲修築碉堡的材料和費用去做一個大水閘，想來是足夠的，如此推算起來，就是中國有十條二十條黃河也不足爲患。所有的渡船都已停航，一千九百多公里的河道里面如果偶然發現一隻水鳥，兩岸都會開槍夾擊。

沿着平漢鐵路以東的公路經過許昌，鄢陵，扶溝，西華等縣城訪問了一次黃泛區。

除了許昌之外，大部份的縣份都曾在四月初被共軍佔領過。目前黃泛區已經是共軍的天下，太康和柘城等縣城都已在共軍手里。在沙漠和墟廢上面，國軍部隊大部份都是吃美軍乾糧，聽說共軍吃的是小米飯和高粱粉。

沿途遇見很多徒步還鄉和逃亡的難民。還鄉者大多數都是從西安或京滬一帶經過一個多月餐風宿露的生活才趕到那里的，逃亡者則是無從找到吃和住的還鄉的先行者。每一還鄉者所能得到的全部救助，是在開封領取七斤半麵粉（行總供給）而已。逃亡者有很多是到開封和南京去集體喊冤的，因爲行總正在泛區利用曳引機耕種了二十多萬畝的土地，由於地權問題沒有解決，所以他們要控告行總強佔了他們的土地。

在西華和扶溝等縣境內一頭瘦得像狗一樣的黃牛要賣兩百萬元，一頭毛驢要賣百萬元，因此，很多農民即使是能夠找到自己的土地也只有望着那一片墟歎氣。大部份土地都是平沙無垠，看來這里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戰場！

通市的局面。平心而論，董氏最初冒險犯難接收瀋陽的功勞爲不可沒，而年來在經濟極困難中董氏也確還做了一點事。至其勤苦耐勞和服從民意的精神更爲一般所贊許。瀋陽市民對他確有幾分好感。改制案通過以後，董更加積極。從四月八日到十八日，市府舉行了全市的大掃除；清除了全市十分之八九的垃圾。二十日的清晨一時起，又由市府和警備司令部，發動了全市軍，警，憲，舉行戶口大清查。這都可見出市府的實力氣。但就在這實力氣的當兒，政院通過金鎭繼長瀋陽市的消息，到了。這是很突然的，據說事前不但董氏不知情，熊式輝在接到這個消息的電話後，也氣得把電話機摔在一旁。新市長金鎭和徐箴較接近，是現在的遼寧省府委員，也是當初徐箴推薦而未得任命的瀋陽市長。伴着市長更動的消息，還有瀋市的改院轄市也從緩了；這激怒了瀋陽市參會的諸位議員，他們把這筆賬算在徐箴的身上。徐箴自京滬歸來，半月前已到北平，但聽說這裏的風氣不好，便臨時留平『養疴』了。緊接着董市長也赴平療疾。董氏的『腸炎』症如何，不得詳知，我們推想他精神總要受些刺激，還也需要休養一陣是真的。董氏曾在私人間談話時說，從政一年，對現實政治，得到八個字的經驗：『無情無理，不仁不義』；從此可見一般了。董的下臺，局外人也不免爲之表不平，對政府的措施不滿。至於市參會中諸人，素對徐箴主席不滿，這一回便不肯再放過機會了。五月八日，在市府廣場召開了『促進改制院轄市民大會』，到會有各社會職業團體代表及各區民衆二萬餘人。會中除通過上將主席張院長等請願文外，並通過檢擧徐箴劣跡，請政府調查眞象一案。所擧罪狀有『阻礙民意違背功令』『任用漢奸包庇

反動』『濫用私人貽誤教育』等六項，會後並舉行遊行，到行轅請願。此時蔣主席來電說改制不成問題，同時新市長金鎮已兼程赶到瀋陽，到府視事了。（十三日）報上說，董文琦即要赶回辦交代，據說政府已內定他為東北水利總局局長；徐箴也要回來了。瀋市參會促改院轄的請願代表曹德宣等二人，已在十二日去京；而十三日的行政院會議却又通過了，陽市的改制：這是一幕繁複微妙的糊塗戲。

張莘夫的喪禮

張莘夫先生是董文琦最要好的朋友，對的葬禮也以董氏為最關心。但董氏在氣憤之餘，葬禮也不管了！董氏去平的行前，進行轅都沒有去，眞正是『悄然而去』。五月十一日，張莘夫先生安葬在北陵的墓地。送殯的各界代表、學生、民眾，達數萬人，沿途觀眾不下十餘萬人。也夠好看的了！但是這次所舉行的葬禮，說公葬不是公葬，說不是公葬又具備了公葬的形式；為什麼政府不許可這樣一個為國犧牲的大員公葬呢？（按張氏至今未蒙政府批准公葬）在瀋各機關的大員，為什麼避不出席葬禮呢？更可怪的，瀋陽各大報紙為什麼沒有為此撰寫社論或紀念文章的呢？這是令人無從索解的！

名伶義務戲

瀋陽在小安定的局面下，正逐漸恢復他昔日的繁榮。電力雖仍不足，晚上路燈總多了一些，霓虹燈也有了。百貨店裏的貨色日多，娛樂場所的觀眾常滿。『義務戲』正被票友、名伶、捧角家、有權勢者聯合的利用着。『義務戲』是好生意：他可以提高票價，也可以逃避捐稅，銷票時又能有辭可假。但是『義務』的結果贏餘如何呢？那卻常常是天曉得了！先是二月末，黑龍江省為了募捐救濟難民，請來了小名旦毛世來。於是四月中旬，大名旦荀慧生也被請來了。荀氏尚為初次來瀋，票價售到流通券三千元。據說為救濟河南難民而募捐；每天南京大戲院門前，汽車雲集，警衛森嚴。但不免有人發出疑問：『東北的災黎遍野，為什麼要去救濟河南難民呢？』想來毛、荀二君的成績都還不錯罷，現在譚富英又接踵而來了；票價也是三千，不過物價高漲，五十天前賣四十元一斤的高糧米，現在賣到百一十元；恐怕此『三千』比不得那『三千』了！譚戲乃為東方文化研究社和正義報社募基金 也是『義務』。大概瀋陽慷慨好義之士很不少，各大名伶還不妨都來一試。

但是那些自顧不暇，無力『樂捐』之人，看着戲院門前的熱鬧景象，不知又將作何感想！物價一日數變，人民是在恐怖中討活的。大連、安東一帶，餓殍滿道，他們等待誰去『樂捐』呢？國立東北大學的教授從昨天起罷教三天，今天和平日報專論說，不要受共黨民盟的挑動，應該原諒政府的苦衷。大概政府是有苦衷的，但教授若有苦衷，那又該怎麼辦呢？

五月十四日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盡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歡迎各地讀書者投稿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上接十二頁）偶然也會來點小量的增減。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仙后座γ星，就是北斗近旁那成為W字母形狀的五個星的中間那一個。我國古時候的人叫它做『策星』。金牛座ζ星，我國古人叫它『天關星』，也是這種星。它們都以極高的速度在自轉。還有些星，光度簡直沒有變化，有也非常小，光譜卻作很有規則的變化，周期從一天到五天。

交食變星實際上不是變星，不過常和變星並提。周期從四五小時到二十七年。每對的兩個星都離開很近，所以彼此間的吸引力很大。潮汐作用使兩個星都成為蛋形，尖端相向，好比兩隻鬥雞，或兩條鬥魚，怒目相視，準備鬥毆。可惜老碰不到對方，只能不停地互相繞轉，出出氣力。最容易看到的交食雙星是英仙座β星，我國古人叫它『大陵五』，所以現在大家叫它『大陵變星』。西名叫 Algol，從亞拉伯文 El ghoul 而來，意思是『常變的鬼魅』。一六七〇年就有人發現它的光度不固定。周星等於兩天二十小時四十九分。

從交食變星的詳細研究，我們多得到了許多關於恆星的智識。有些雙星被一個小星雲包圍著；有些被一個星雲環圍繞着，有點像土星的光環。御夫座ε星的『主星』（亮一點的那θ個星）和仙王座VV星的主星是被詳細研究過的恆星中間最大的兩個，體積都差不多等於太陽的二百七十萬萬倍。

這樣看來，天上眞是無奇不有。大多數的人在夜間抬頭看星的時候都還不曉得星有那麼多種類，有那麼多種變化，有那麼多的星老在脈動，老在旋轉，老在爆發，老在射出物質。大多數的變星都是體積特別大，質量特別大，光度特別大，密度則特別小的恆星。關於它們的構造，它們的性質，還是許多許多問題科學家還回答不出來。也沒有人敢預言甚麼時候可以得到一切問題的答案。了解天上特殊的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宇宙的構造，物質的構造，和原子能的性質。天上和地上越來越生出密切的關係。

一九四七、二、十三．北平．

週末閒欄

獄中生活簡記(三)

張東蓀

我在未被捕以前，就早聽說憲兵隊中有種種慘無人道的非刑，例如灌洋油之類。乃到了裏頭，最痛苦的是在我們的房子間壁卽有一個審問室。往往在夜間開案。打的聲音，駡的聲音，哭的聲音，雜作一團。直似鬼哭神嚎。令人聞之毛髮俱立。我們還看見一個同房被拘的青年受過「灌涼水」的毒刑。回到房來，面無人色，全身顫抖，不能說話，除此以外，尚有「上電」。當時我雖沒有親眼見過，後來確知有人曾受此刑。寫至此，又使我聯想到「孫中原事件」。據孫自述，曾受藥針兩次。我疑心這種藥針亦必是日本憲兵所有，變爲接收品才到中國特務的手裏。

在這樣的拘留生活中居然還有一段比較舒服與有趣味的時間。就是忽然在一天的夜裏教我們由十六號搬到十五號。在十五號室內有洪煨蓮先生，彼此相見，異常興奮。那位渴仰已久的杜先生居然亦見面了。後來我們因患難相依，大家結爲兄弟。他年紀最輕，我們遂不叫他杜鬍子而叫他杜老四了。他家中每禮拜三必送來好些食品。我們各人家中雖亦送來一些，但不及他的多且好。有時還居然有酒。我們便在那里苦中作樂起來。有時他們還能低聲唱戲。

日本憲兵隊拘留人中，就歷史講，大大有名的是藍公武（我被捕的時候他已經拘留了九個月而釋放出來了）。每一次他們（日本憲兵）談話總是提起他，並對於他表示敬意。我在審問的時候採取比較强硬的態度並未吃眼前虧可以說是受了他的影響。他在拘留中十二分强硬，打亦無用。因此憲兵們對他頗有了解。遂以爲我和他是一樣人。强硬對付並得不着結果。

如是者足有兩個月。忽然有一天給每人一張紙，並有題目是「最後的心情」，叫大家寫。惟我獨缺。當時我以爲他們都可釋放，只有我與杜鬍子留在這裏了。乃不久又補發一張給我。這件事由事後來解釋却與當時所想相反。原來凡寫此紙的人都得移送日本陸軍監獄，受軍事會審。換言之，卽是憲兵隊爲原告，對他們提起控訴了。我當時忽被除外亦許會一度有利用我的意思。此事幸而後又變化。不然倒是很難應付了。我拿了那張紙，如何塡寫呢？杜老四囑我務必不卑不抗。我們大家寫完了，翌日下午便都叫了出去。各人自己拿了衣服被褥等物。憲兵又排了一張名單，以次坐上一個大汽車送到鐵獅子胡同日本軍部。先在等候室內，後來到一間房子中，有一個高級軍官，點名時略問一二句。又用大汽車將我們載到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去時名單上我是第一，鄧之誠最後。到了監獄裏排號是鄧之誠第一，我居最後。我是五百一十三號。使我最難過的是在等候室的時候將我們加上手銬。我與洪煨蓮共一雙手銬，每人一隻手銬着。

我一入了陸軍監獄，在內部已經有了一些決心。所幸者只是十一個人共拘一大間房屋中，彼此尚能互相安慰。那時天氣甚寒。在憲兵隊時，我和趙紫宸同衾。在此却又與林嘉通共一條被。自被拘以後，從來沒有與陸志韋說過話。現在居然在一起了。他首先告訴我，日本人的話沒有一句靠得住的。問畢可放之說決不可信。任何一個人處於這樣的境遇都會有一種心理：卽希望愈早出去愈好；同時如不能辦到又會想到不如索性自裁爲愈。總是要早些脫離苦痛。

十一個人在一間大房子中拘押約有一個禮拜。首先傳訊的是我。問官是一個高級軍人，好像是少將。有人說此人就是軍法科長小幡。問時態度甚爲莊嚴，但却頗爲客氣。僅拿在憲兵隊的供詞來對證一下。我却發見憲兵隊所交給他關於我的供詞有多少地方完全與我當時所說不符，乃完全是僞造的。我雖略加解釋，他却毫不注意。事後我乃明白日本人這個開案完全是一個形式，等於演戲。至於我的判罪以及甚麼罪則在他們沒有審問以前，早已預先決定了。這種形式完全是過程，不得不經過這樣一回排演罷了。

我因爲問時十分客氣，遂誤信以爲案情尚輕，不致判罪。原來我在初被捕時已經心中再三籌畫。倘使對於我不能舉出確切的證據來，我便只承認有抗日的思想，否認有任何行動。當時我聽說所謂思想犯至多不過拘禁三四個禮拜而已。在憲兵隊審問的結果並沒有甚麼具體事件可列爲罪狀。足見他們對我並沒有眞實的調査與偵訪。我亦樂得避重就輕，所以使我乃發生這種容易釋放

的誤解。

乃不料在我被訊以後兵再傳問林嘉通，以後卽不再傳訊他人了。正在等得非常氣悶的時候，忽然把我們十一人分爲每人在一間小房間內，還便眞正入了地獄。老實說，在憲兵隊固然苦，尙不及在那個大屋子裏苦。而移到每人一間，那才是眞苦到極點，非人所能堪的了。原來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說話，不見人，使一個人孤立起來，就是一種罰。這種罰在精神上却是很重的。久而久之却會使人發瘋。我房間的間壁，就有一個日本人在那里發瘋。遠處還有一個中國人的聲音，是喊着說「我病得要死了」。這種喊叫連連不斷。令人聞之痛澈肝肺。房子裏完全不見陽光。只有門旁比較上還看得淸楚。我看見牆上隱隱約約有一個用血來畫成的人像，其旁還有姓名。乃是一個中國靑年的學生。其人不知已經死了沒有。一個人坐在那裏，這種四圍可怖的情形，直使我知道入以鬼的世界了。

我到這個境地，心中已不再作希望釋放之想了。當我在憲兵隊時，曾偷空與趙紫宸談。以爲我們的際遇可能有幾種。一種是拘留不久卽被放出。一種是拿來槍斃。這兩種雖都很好，但都很少可能。因爲我自信不怕死，而只怕生病，怕受苦痛。釋放固佳，死了亦痛快。無如看上去，日本人決不會把我們輕輕放過。同時我們的罪亦不致於到死刑。所以二者很少有可能性。此外便是長期禁錮。我最怕的却就是這個了。長期拘禁的結果，在精神方面一定會發瘋。在身體方面一定會生病。生了病，那個苦痛可眞就受不了了。於是我就提出自殺之說。以爲自殺較活着受苦爲高。只是苦於沒有適當的方法。在拘禁中，本來就防犯人自殺，所以很難得到自殺的工具與時間上的機會。我不相信這是絕對沒有法子可想。不過趙紫宸從宗教（耶教）的觀點是完全不贊成的。今天迴想起來，正可拿長期禁錮與長期內戰作一個對比。如果在短期內，國民黨把共產黨剿平了，老百姓總可忍受。同樣，共產黨如能很快把國民黨推翻，我們亦決不反對。可見解決總是好的，不拘出於那一途。

我到了一個人拘在一間小房子的時候，這樣的想法便不自禁地又起來了。我想到在這裏受够了苦痛與磨折，身心都經不住，最後還是不外乎一死，那就未免太吃虧了。於是愈想愈覺得自殺是最好的辦法。只是如何自殺却不能不加詳密籌思。這時候我便靜坐在這裏籌思這些各種可能的自殺方法。但想來想去都不容易辦到。最後還是上吊，或可僥倖得成。本來入獄之初，眼鏡在憲兵隊時雖被特赦，未曾繳去，但在此時却被他們拿走了。我知道拿去眼鏡是怕吞下玻璃用以自殺。幸而還有一條褲帶。我本來有兩條褲帶，一條已被他們收去。我穿着兩條襯褲，褲帶是附在其上，所以未被他們覺察。我想到一條褲帶居然尙存，心中如獲至寶，眞是高興得要笑出來了。四壁皆牆，無處可攀。不過窗口雖比人高，如果將被褥捲作一團，作爲凳子，立上去尙可攀着。一切都籌看好了，只是靜待黃昏時候。此時心中充滿了興奮。以爲日本人怕我死，現在居然找到了死的方法。拘禁的意思就是把人弄得不死不活，在那裏受罪。他們看了心中才痛快。這乃是最殘忍最下流最卑劣的心理。倘使我能以一死而逃脫了這樣受罪，不失爲是一種抵抗。使日本人想磨折我的計劃爲之失敗。我雖死還是我勝利，他失敗了。想至此十分高興。此時心中沒有絲毫的悲觀。並且我更想到，一個哲學家對於人世的看法自與常人不同。哲學家不但不以死爲可怕或可厭，必定還樂於一嘗這個滋味。蘇格拉地就有 to practice dying 之說。我今天如親臨其境，倒要經驗一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況就普通來說，凡人生所經驗的俗事，如娶妻，生子，名與利等等，我已都有些經過，毫無奇特的意味。獨有死，不知是否有異樣的感覺。如果死是一個很奇特的境界，則我在半點鐘光景以後就要親歷這個境界了。想到此十二分興奮。興奮太過了，以致心跳得很，手亦出冷汗。使我不能久待，急於一試。卽今迴想，我還是失敗於太性急了，倘使能在深夜舉行便成功了。我把一切都弄好了，便吊上去。最大的苦痛是在咽喉處塞着，不能呼吸。漸漸兩眼發黑。此時心中十二分淸楚。並無他念，只求速死，而恨其不速。口內微有機械性的呻吟。因此爲看守者所發見。這是第一次自殺的失敗。

定戶諸君，如續定、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觀察文摘

我們對學潮的意見

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
張培剛　曾炳鈞　鄧啓東
韓德培　蕭文燦

在學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國的今天，我們這些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鑒於局勢的異常嚴重，已不容安於沉默，無所表示了。我們現以國民的身份，一述我們對當前全國學潮的意見。

自五月二十日京滬蘇杭等地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在首都舉行「挽救教育大危機」的遊行，並與軍警發生衝突以來，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便紛紛響應，先後都罷課、請願、遊行。這個學潮，現在已是一個全國性的學潮了。學生們除請求政府改進教育設施，增加副食費而外，另一個最明確、響亮而普遍的要求，便是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我們國民莫不盼望有一個長久的蘇息安定的機會，好讓國家走上建設復興之路。然而，抗戰結束，不到兩年，大規模的內戰，竟以兇猛無比的姿態，在全國過半數的省份，廣泛殘酷的進行起來。請閉目想想：在今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之內，有多少善良無辜的男女同胞，在漫天炮火之下，白白的死於非命！因爲內戰，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因爲內戰，交通阻塞，工商凋敝；因爲內戰，徵兵徵糧，農田荒蕪；因爲內戰，除了少數特種人物而外，生活的壓迫使得每個國民都喘不過氣來，於是教師「罷教」，工人「罷工」，軍人「哭陵」，窮人「搶米」；因爲內戰，我們的國際地位已一落千丈，不必說什麼「四強」「五強」，我們早已無分，就說對日本反動勢力的潛滋暗長，意圖捲土重來，我們雖以戰勝國的一員，雖以利害關係最爲深切的一個緊鄰，也只有坐視我們的「盟國」任意安排，而不敢出一聲怨言，提半句抗議。像這樣的內戰，若繼續進行下去，除了殺戮無辜同胞，斷送國家前途，把全國國民一齊拖到死亡的邊緣而外，還有什麼？我們捫心自問——也請有良心的人們捫心自問——我們對於這些學生深惡戰爭熱望和平的心情，有什麼充分理由能說他們不是？老實說，在今天，反對內戰祈求和平，已不僅僅是他們大學生的要求，而實已成爲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國民的共同要求了。我們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場，當然不願意看見學生們浪費他們求學的寶貴光陰，去罷課、請願、遊行。我們應該勸導他們趕快復課，並力戒他們感情用事，作任何無謂的舉動。然而，我們對於他們反對內戰祈求和平的呼籲，卻不能不寄以無限深切的同情。

這次學潮發生以後，政府唯一的對策，似乎就是頒發一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要以武力加以鎮壓。我們爲政府着想，本深切了解政府不得已的苦衷。但我們從徹底有效的平息學潮方面着眼，卻不得不指出：用武力鎮壓學潮，決不是一個最妥當的辦法。學生們的動機如屬純潔，目的如屬正當，而他們的行爲，又僅限於罷課、請願、遊行，並未毀壞公私財物，傷害他人身體，或對行政長官實施強暴脅迫，實在說不上「行動越軌」或「擾亂社會秩序」，也就用不着「採取緊急措施」，調動大批軍警，以如臨大敵的陣勢，橫加干涉，更用不着以木棍、鐵棒、皮鞭、水龍或其他武器，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包圍痛擊。縱然學生們的行動，間有失檢之處，政府如要執法以繩，也儘可由各地負責治安的當局，依照違警罰法辦理，何須特別頒發一個「臨時辦法」，在「緊急措施」的名義之下，授各地軍警當局以生殺予奪之權？青年的感情，是最容易激動的。各地軍警當局，措施稍一不慎，便易激起學生的反抗情緒，釀成輕則傷身重則喪命的流血慘案。五月二十日首都的一幕悲劇，就可說是這樣演出的。目前政府假如不願取消這個「臨時辦法」，卻應令飭各地軍警當局，對學生的罷課、請願、遊行，必須以極審慎的態度處理，萬不可動輒用武力干涉，庶可避免發生意外。我們切盼任意傷害青年逮捕青年的種種措施，不致發生於今日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

說到徹底有效的平息學潮一點，我們覺得政府方面對這次學潮發生的根本原因，應該很虛心的作一番深切的考慮。學潮發生以後，政府高級負責人員往往表示說，這些學生是被「奸人」所「利用」，被「少數野心份子」所「鼓動」。姑不問這次學潮是否由「利用」「鼓動」而起，假定「奸人」或「少數野心份子」居然在數日之內，便能「利用」「鼓動」全國這樣多的大學生，發動一個這樣洶湧澎湃的學潮，那就證明「利用」或「鼓動」的背後，必有一些實實在在可供「利用」可供「鼓動」的重大事故，值得當權在位者的深切考慮。我們認爲這次學潮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青年對國事的極度憂悶，對現狀的極端不滿，尤其是對目前正在劇烈進行的內戰的深惡痛絕。當權在位者如果眞想徹底有效的平息學潮，斷不宜對這個根本的原因漠視不顧，斷不宜專從消極的武力鎮壓上去下功夫，而宜從積極方面，對解救當前國家的危機，認眞努力，使得全國學生以至全國國民，都感覺國家前途尙有一綫光明，而不致被內戰的魔掌推入黑暗無底的深淵。倘能如此，不但像這樣全國性的學潮，不平息而自平息，就是全國國民對政府當局的信仰，也必可因此而加強。我們現願乘此機會，一方面懇切的希望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必須珍惜自己的學業，趕快復課，不可長久罷課下去，浪費自身求學最可寶貴的光陰，更不可讓感情支配理智，做出任何輕率的舉動，致受不必要的重大犧牲；另一方面更熱切的希望政府負責當局，於愼重處理學潮之外，目前對於以下幾點，必須迅速作眞實的努力：

一、以和平求統一，而不以武力求統一。

二、政府應邀同第三方面，力謀與共黨恢復和談，停止內戰，並以最大的忍讓，依政協決議，成立聯合政府，而共圖憲法的實施。

三、切實保障人民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種種自由，尤須嚴禁非法的逮捕和干涉。

四、一切經濟措施，必須以人民的福利爲前提。必須切實平抑物價，安定民生。必須徹底清除豪門資本，官僚資本，使其不能爲害於國家健全的經濟生活。必須改組各級國營事業的上層機柄，使其政策的決定，業務的經營，能眞正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爲目標。

五、教育經費應確定爲不得低於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十五。政府應指撥充足數量的外匯，以供購買圖書儀器之用。一切黨團機關，必須退出學校。學校應有講學和研究的絕對自由。

五月二十八日